

明宗大王實錄

第二十五之六

019471
no. 16



194271

REF 00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二十五

十四年

大明嘉靖三十八年

正月癸酉朔

上具冕服率

百官行望闕禮

于勤政殿庭又賀

聖烈仁明大王大妃及

恭懿王大妃禮

畢御殿

上受百官賀入大內進豐呈于

兩殿午時具翼善

冠袞龍袍御勤政殿行會禮宴承旨史官等入侍百官行四拜

訖同副承旨李彥璟進花盤領議政尚震進班首之爵傳曰敬

奉卿等之觴宗親及文武百官各就坐可也於是宗宰入就殿

內侍臣坐于階上宗親及文武百官分東西列坐于庭倭野人

亦入參行七爵而罷

乙亥吏曹啓曰三品以下各司官負自九品至三品循次陞遷

各有階梯頃因年凶歲入不敷或緣繕修經費甚廣故減省不

急之官為一時苟簡之政此出於不得已之計歲稔繕畢則當

依舊典稍稍復差然其未復者尚十九負非但缺負頗多失職

者衆各司官負次陞之際顧無階梯議者多以為未便請並如

舊差出

史臣曰各司官負以階梯次陞果如四館之次次陞遷乎况以夫職者為辭而請復既復之後得之者乃權門挾勢之人而無故失職者反不待之然則銓曹請復之意不過務廣官職為一施息之地吁為人設官此之謂耶

傳曰如啓○兵曹判書權徽等啓曰本曹禁亂書吏掌禁闕內雜人凡封誌之物不踏小印子者則例以偷竊捉告而本月初一日有一人持不踏小印子米袋出建春門禁亂吏不辨賜送與否執捉相詰裂破米袋致令賜物散地至為泛濫命下刑曹推考固當昨日傳教如此故云但禁亂吏等苟有泛濫之事則次知內官當告于政院轉啓推考可也而內官等傲蔑六曹衙門擅執禁亂書吏劫令供招莽徒事體埋沒亦恐後弊無窮昨令郎廳具由啓達而政院以推命已下不可入啓云故不得轉達而退臣等俱以無狀冒忝重地為宦官輕賤至於此極情又不得上達不宜一日覲然冒處謹遠臣等之職擇授宿德重望為人所敬畏者以重本兵之地傳曰予觀辭免之語兵曹徒知一端不念

闕內之事予未知其意也書吏依憑禁亂內賜之物至於裂破
極為泛濫凡物皆踏小印此豈有獨無之理乎中宮內官將闕
庭之事不可私自告于政院故捧招以啓是亦舊例也若以此
為非則奸吏中間作弊之習難禁而內官不得為一言內賜之
物散失之弊亦恐自此而始矣卿等之辭予未知其穩也勿辭
史臣曰國家之設內兵曹於闕中而使吏禁止擾亂捉拿偷
盜者所以嚴宮闈而謹出入之防也為禁亂者見其迹涉偷竊
者則固當執之而已 上偏聽內豎之言即命下獄至於刑
訊其以私怒而毀法甚矣轍等求辭乃所以杜宦寺縱恣之
漸而非徒不自覺悟乃反諉諸舊例峻辭而責之其為偏繫
之累不亦大乎惜哉

右承旨姜士尚啓曰昨夕兵曹郎廳將堂上意欲入啓臣意以
為兵曹堂上之欲入啓則在禁亂吏未推考之前而自 上既
命推考則其啓辭與未推考之前容或小異故言于郎廳曰禁
亂吏推考之命已下矣更稟于堂上而來云郎廳回報堂上之際

未知何以言之今見兵曹堂上所啓有不得輕達之語至為未安
惶恐待罪

史臣曰兵曹堂上欲入啓禁亂吏事者乃所以防後弊其意
有在而士尚以色承旨乃諉諸命下而不為轉達難乎免於
壅蔽之譏矣欲以待罪而塞責其可掩乎

傳曰不得轉達勢也非誤也勿待罪○夜東方如火氣

丙子以鄭思顯為兵曹正郎權信為兵曹佐郎李仲虎為司諫
院正言張士重為弘文館修撰俞泓為副修撰

已卯傳于政院曰予於前月初八日夜對時眩暈上熱證忽發
艱難講罷後累日又調氣得平安本月初二日感冒咳嗽證始為
大發近日調保大槩似歇而時未永差明日傳香祝勢難為之
攝行可也且近來非徒多事因身氣不寧召對夜對中廢已久
心不自安政院知悉政院回啓曰頃者日候寒冷自上累日
勞動臣等伏聞上體微有咳嗽之氣而不得詳知故明日傳
香祝禮權停之意未及啓達矣今承下教至當傳曰知道○夜

月暈

辛巳領議政尚震議

平安道兵使金秀文拜辭時啓請本道內地守令皆差武臣上令該司議守大臣

平安道內地守令中文臣南行居多萬一有警差衛部將使之赴敵者絕少兵使之啓果當然不可一時徑遞雖文官而有弓馬之才者仍任固可其餘則該曹斟酌遞改庶免迎送騷擾之弊而禦敵撫民各得其人此策之善者也左議政安珰議西鄙有虞則近邊內地守令有以武臣換差之例况其新除者以有才略武臣擇差使不失字撫禦敵之策則允合時宜右議政李浚慶議平安道乃兩界重地本道守令在 祖宗朝多以武臣差之以備不虞其慮深遠伏見近來守令文臣及門蔭之人頗多或有緩急諸將可當之人似為之少其箇滿及遞差之負漸以武班有才略慈祥之人交差兼治字牧之任似合事宜

史臣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而 遺守令徒以防備為急不論內外皆差武臣則未必盡得慈祥愛民之人而憑藉軍事剥民而益己者此乃方今武夫之所務則邊警未起邦本先

因將誰與禦敵震等之議徒知一時姑息之計而不知所以安民固本之道此果善策而允合時宜乎

憲府啓曰非人朴全欲免容隱他人婢之罪暗殺四母子其兇悖無狀古所未聞負如此莫大之罪又復亡命以保其頑兇之喘一國之人莫不痛心聞其率妻子出去雖或竄匿要不出慶尚江原二道之內而許接之人蒙蔽不殺以至於今國綱之解弛舉此可知請兩道觀察使下去時別為下教多般措置期於必捕以其罪罪之答曰啓意極當人臣犯此大罪慢侮國法逃匿不出國綱之板蕩於此可知予意痛憤欲言而未果矣如啓全逃匿於榮川後○以李樛為弘文館副校理樛初筮任士林唾鄙不許清証姊夫沈綱言於其父連源請為弘文錄連源曰汝之李樛

若李清班得無多植黨按以謀國者乎後其言果驗

高敬命為世子侍講院司書○日暈夜月暈

癸未日暈

乙酉日暈兩珥色內赤外青白重暈夜月暈

丙戌日暈兩珥

戊子日暈兩珥冠戟色皆青赤白虹貫日黑氣一道如雲自坤

方至巽方布着良久乃滅傳于政院曰今日有白虹貫日之變予甚未安政院知悉政院回啓曰臣等見白虹之變亦為未安自
上雖無所失然變不虛生別加省念側身恐懼則災變庶有可消之理矣傳曰知道○夜月暈

己丑 上召對○巳時日暈兩珥午時日暈兩珥冠色皆青赤白虹貫日白氣布天未時日暈兩珥冠青赤白虹貫日申時日暈夜月暈兩珥傳于政院曰虹犯大陽變異連日災不虛生子甚懼焉政院知悉

庚寅 上召對○諫院啓曰戶曹正郎洪溥前為黃海都事時與監司慎希復因私恣作嫌便發陵慢之心托病不行飲酒作樂縱恣無忌及至遞還之日監司出待錢筵則睨視馳過其為悖戾甚矣不可不懲請罷答曰傳播之言豈盡實乎不允再啓從之

辛卯領議政尚震辭職啓曰臣本一闈茸初無聲望謬荷 聖恩玷汚台列內愧一心外怕真瞻日月逾邁羞愧愈深况自數

年以來頽齡益暮疾病隨多夫首相之任百責所萃自古豈有
薄劣尸素如臣之無能者哉請命適臣職不允○夜東方南方
如火氣

壬辰 上御晝夕講

甲午以李樛為兵曹正郎黃三省為兵曹佐郎俞泓為文館副修
撰○日暈兩珥

乙未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李浚慶曰近日日變非常不知有
何事應而然乎虹者陰戾之氣日者衆陽之家人君之象也陰
戾之氣似不可干大陽而白虹圍抱累疊至於貫日其為變恠
極矣白是金色古人云屬於金革然此不但兵革安知朝廷之
上禍患之應或潛藏於不見之中也古人亦云小人亂政之徵
宦寺官妾干政之兆今時則雖無如此之事自 上當念此而戒
之政事之間施為之際無乃有如此之事乎更加修省且臣
近觀朝廷氣習漸不如古古之時危言讜論雖宰相之人若有
所失則彈駁隨之故無事不正今時則不然以言為諱政事之

間用捨之際與夫庶官之中不無可駁者而未見彈駁其為時習之淪靡可知

史臣曰浚慶之言可謂切中當時之病矣然亦未免自處諱言之地而欲人之盡言也當今之時所可言之弊不啻如牛毛而澄源清流之要懲一勸百之事豈無大有關於治亂興亡之機者哉言責之寄雖是兩司而廟堂大臣獨非可言者歟心知害政之本誤國之奸而不敢發諸其口顧乃為模稜之言歸咎於臺諫欲塞其責將焉用彼相哉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大司憲鄭惟吉大司諫金鎧執義李仲樛司諫安方慶掌令成義國獻納高益英持平柳承善宋賀啓曰今日朝講領經筵事李浚慶所啓古時則危言讜論無事不正近來則不然以言為諱政事之間用捨之際及庶官之中不無可駁者而不見彈駁云臣等實未知措某事而言然其大槩正中臣等之病人君以一國言責付之臺諫而臣等昏不之察至發於大臣之論不

職之罪大矣不可覲然冒處請亟適臣等之職答曰今日朝講
子聞右相所啓不為彈駁之論非指今臺諫而發也泛論時不
如古司己勿辭但當更加盡職再啓曰臣等俱以駑劣待罪言
地雖欲策勵萬一耳目不廣思慮不周可言而不言者多故經
席所論如此臺諫少有人言不可冒處況至於大臣之有言乎
雖曰泛論朝廷間者尚其實皆臣等不職之罪也既不言於
未言之前又復覲然於有言之後則臣等之罪尤大矣請速命
適答曰今之臺諫之不職予未之知也以右相泛論時習之言
豈至於再辭乎宜勿煩辭○上御夕講○日暈兩珥

丙申 上御常然聽朝啓○傳于政院曰觀此兵曹回啓公事

黃海監司慎希復狀啓略曰臣到本道歷觀各邑村落蕭然巷
閭空虛終日行邁陸見餘屋數三於山谷田對陳荒衣食者無
幾以如此窮瘁之民當此館軍立馬之役責以五年之久害及
一族勢將不支臣意今之立馬者限以三年立上等者加給一
戶使之裕其力便其限則庶幾能辨其役民之所願在此事啓
下兵曹而兵曹回啓以爲癸丑年軍籍改紀之時據本道監司
狀啓審度利害依續錄限五年相適之法後次輪定若因一時
民訴改限三年則非徒促限數遠舉道騷然軍額不敷之邑則
通立尤數其苦益其意當矣然館軍之役艱苦甚焉弊亦不貸
甚決不可更改云

監司親採民情量度啓聞必非偶然計而詳陳之也予意則姑從民懇可也○日微暈

丁酉日暈

戊戌 上親傳先農祭香祝○兵曹判書權轅等啓曰黃海道館軍年限改定事有傳教故臣等將傳教之辭示于大臣則領相尚震領府事尹元衡之意以為民有疾苦不可不變而通之况自 上聞其民隱欲去弊瘼聖念至矣必當姑從民願依啓聞施行但五年相適之法載在續錄輕毀似難立上等者加給一戶少紓軍民之弊為當左右相安 珙 李 浚 慶之意則以為館軍等自前新監司下界則例皆呈狀訴冤矣然往在 祖宗朝或十年或永定或抄定而皆不得無弊矣故癸丑年軍籍時依續錄五年相適而准三戶循軍案輪定奸吏不得用術庶無軍民俱困之弊若因一時之訴改定三年則間一年新舊適立買馬之際民怨心益甚矣立上等馬者加給一戶則亦待買馬之資雖通立五年不至艱甚矣若三年立限則軍額不敷之邑則適限

尤促其苦倍甚勢所難行徒為騷擾而弊復如前也大抵事甚
關重而大臣之議如彼其不一請更下議大臣 聖裁施行
上卒從尚震尹元衡之議令三年相適○弘文館副提學尹仁
恕等上劄曰天人之際甚可畏也事作于下象見于上休咎之
應捷於枹鼓為可誣乎近日上天方儕譴告不絕非常之災可
駭之異層見疊出殆無虛月至如冬雷地震變之大者而數月
之內四方交奏此已迫矣而今建寅之月十六日戊子白虹貫
日越翼日已丑一日而白虹之貫日再焉又從而白氣兩珥攷
諸載籍未有連日如是者日為大陽虹為至陰以至陰干大陽
變莫潛焉宋臣任伯雨論災異有曰軒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
為陽夷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德為陽兵為陰今茲之變
雖不可的指而仰觀天變俯察人事災不虛生豈無所召大抵
未有人事不失於下而天變動於上者也是故古昔明王莫不
恐懼修省轉災為祥太戊之桑高宗之雉是也 殿下始見日
變之奏即下恐懼之教當此之時殿下之心即太戊高宗之

心也其能恒此心而實其言乎自古人主之病各有所蔽故明
非不善也而明之過者失於叢脞近來命令之間未免煩瑣聰
察之歸則帝王之度恣不如是也古之帝王惟其有諍臣故一
已之過庶政之失皆得而聞之世衰俗下士氣不振偷靡成習
容默相尚所當培植正直廣開言路之不暇而一有言事者不
遜于志則未嘗不嚴辭而拒之至於殫効人物公論所發而
殿下反為之責曰欲陞何人乎前者特命沈通源為贊成臺諫

強駁此人人乎未言者挫氣有識寒心矣及其辭避之日旋回訑

訑之色轉下温温之音孰不厭殿下之洪量也哉然其一辭

之嚴既足以拒人於千里杯酒之錫兩司選撫之能償其已拒

之失乎傳說以從諫勉其君而必以志學為之本豈以講學之

功積於躬然後本原之地明而酬酢萬變無有不正也哉殿

下以不世之資加之以緝熙之學日就月將優入高明之域矣

然而九仞之功或虧於一簣故聖人垂不息之訓記誦之學無

補於治道故朱熹論邪正之別苟能終始典學沈潛義理則蘊

而為精一執中之學，發而為光明正大之德。家齊而官禁清肅，國治而百僚同寅。天災可消，國祚靈長矣。嗚呼！聖學之功固如是也。而輔養國本，尤不可不慎。今者春宮岐嶷，天質粹美，薰陶德性，開廣聰明。此今日之急務。蓋接賓師僚寮之時少，而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者，不過宦寺近習之流。其狎于不順習與性成者，可不懼哉！然則恭獨擇其師傅僚屬，至於密侍左右之人，供奉趨走之徒，亦必擇其忠厚謹慎者，使容貌辭氣之間，動靜云為之際，其所觀感，莫非禮法。而三朝之外，不以事物經心，則化與心成。中道若性，克敬克孝，終始不怠。上有以知宗廟社稷之重，下有以審父子君臣之道，永享天心，燕翼無疆。此亦殿

下齊家中之第一事也。伏願殿下三思焉。答曰：予以否德，固多闕失，衆災疊現，無月不有。至於元月，連有日變，予實兢兢。觀此劄論，可知忠直。予雖不敏，盍用省念。乎劄中所論政令之間，未免煩碎，聰察之歸一辭之嚴，既足以拒人於千里。等語正中予過尤為未安，但凡事務欲詳盡，雖或似有過察，予豈作聰明

哉自古君臣之間可否相濟不可事事而從之故亦或有論辨之時是豈欲使言者挫氣乎為人君而當盡納諫之道為人臣而宜去務勝之病然後上下相安習尚淳厚矣且輔養國本予亦非不念也劄辭當留意焉

己亥傳于政院曰昨觀玉堂之劄因近日遇災之端多陳藥石之言予識愛君之誠國有忠直之風予雖不敏盍用嘉焉予以薄德叨守丕基十五年來固多闕政劄中既謂煩瑣聰明拒人於千里等語正中予病予有何言但凡事務欲詳盡而已是豈作聰明哉自古君臣之間情意交孚可否相濟不可事事而從之故聽言之際雖未免厭聞之失豈至於拒人乎若以論可否為拒諫則閉塞人主之口恐非義事也且去冬兩司辭避之日恭為防臺諫之論而賜酒也祖宗朝則不無賜醞之時而近來廢之三冬寒月兩司訥闕故偶一賜酒以示優待之意而反得杯酒之錫償其已拒之名是予庸暗量淺誤處之事也心甚未安予有懷抱而不言合默則勢必上下阻隔所當通情故言之政院知

悉政院啓曰伏覩下教之辭欲使君臣之間情意交孚臣等不勝感歎焉玉堂之劄以為自 上當優容使盡其切直而已非勿為可否之謂也若以是為防塞人主之口則下情恐未安也頃日賜酒兩司特出於優待之盛意今詳劄辭亦以聽納其言為重而已非以賜酒為失宜也臣等之意如是故敢啓傳曰啓意當矣知道

庚子

上視朝膳于

文昭殿夕膳于

延恩殿

辛丑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李浚慶曰近見管押使姜昱聞中原之事則關外地方人烟蕭然長墻盡頽隄子登山望見行路之人輒來搶去一路之艱險極矣今者 聖節使鄭惟吉在文士中最高為貧弱一路脫有慮外之患不無虧損國體矣請以文臣中有武才者及武臣勇健之人差遣書狀官亦以有武才人擇送則庶可以禦變亦可以避患矣

史臣曰前者武人方好智貽辱於中朝未久而浚慶以道路梗澁欲適惟吉又以武臣及文官中有武才者苟充使价虧

損國體莫大於此浚慶之啓似法於庇護惟吉不亦偵乎

上曰中原一路饑荒太甚獫狁漸熾我國使臣出入最難如此之時以鄭惟吉差 聖節使予意亦以為慮大臣之議當矣後議改差侍講官盧楨檢討官張士重曰前日賜酒兩司孰不知優待之意但初既以嚴辭拒之後雖溫諭而無益故臣等之劄以為杯酒之錫能償其已拒之名乎此直以聽納為重非以賜酒為不可也自 上以為為人臣而宜去務勝之病務勝之心尚不可施之於儕輩之間為人臣而進言於君上之際其可有是心乎王者一言播之四方流於後世若以匡救之言為務勝則臣等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疑 聖上有拒諫之心而出是言也近來草野之間無危言讜論之士時習之偷靡可知自上優容振作開廣言路然後士得伸其氣而盡言不諱矣上曰論可否之際言辭雖或有過是豈拒諫而然哉大抵上下交相戒勅各盡其道可也○夜乾方坤方東方如火氣○京畿長湍地震

壬寅政院啓曰前者風雨大作天怒之日則勿為經筵事傳教
矣今日則雨勢不緊而上直承旨沈啓停朝講今日有朝講而
春夏節則如今日微雨之時多矣例停經筵恐為未安今後天
怒之日則已矣其餘微雨之日則勿為稟停何如傳曰殿閣高
壯風雨之日則非徒讀書聲微語音亦不分明經筵官出入之
際又致濡服不可強為視事故前日言之矣今日之雨朝來雖
止曉則方注上直承旨之啓亦不當矣夏月則例停經筵豈有
因雨稟停之事乎其餘時則大雷大雨之日稟停可也○上御
晝講

二月癸卯朔

甲辰以沈守慶為漢城府右尹李友閔為弘文館副應教盧積
為司憲府掌令特命也黃瑞為弘文館副校理

乙巳領議政尚震以病辭職不允

丙午左議政安珩以疾辭職不允○憲府啓曰承旨為近密夙
夜之臣掌出納王言之任世以內相稱之其任固重近來政院

之事殊不如古上下之間無糾檢之風非但出納之際待罪相繼其仕進太晚名為待門而實在日出之時其仕罷太早名為日入而實近後晌以致闕門開閉不由常度而一院之中事多淹滯物情皆以為未便都承旨鄭宗榮左承旨魚季瑄右承旨姜士尚左副承旨沈銓右副承旨金貴榮同副承旨李彥環請並適差以振頽靡之習且名位等級有國之不可闕者而上官接下官後進承先進莫不有體貌存乎其間而百僚之中四館官負其繩墨最峻其曰一位嚴於一位莫不敬憚供事以察其職任之所當為故古來賢俊之士未有不由此道以出而竟為名公鉅卿者也况新及第分館者則踴為新鬼而屈抑之非但折其剛銳之氣亦有以成就其容忍之德豈曰無所補哉近來士風不義以自便為高致以陵慢為氣節少有檢攝則非惟不從反為之詆毀略無忌憚以如此之人而馴致於郎舍臺省厥終之害其可量哉承文院權知李友直崔弘僊具忤俱以在京之人許恭之後或無緣棄去或托病退在朋友之家宴集之所出

入自如鼓成警誓之毀談大開無前之弊風至為駭愕請先罷
後推以具其餘答曰六承旨何必盡適乎並推考治罪李友直
等事如啓承旨事三啓依允○日暈

戊申以李賞為議政府左叅贊沈光彥為右叅贊

史臣曰叅贊之職公孤之亞也其位望甚重不可不為難慎
而苟充其位以致曠職之譏也光彥昏庸之人也况今表耗
已甚為人所棄者久矣而必以此人乃授本職是豈為官擇
人之義乎

曹光遠為刑曹判書李鐸為承政院都承旨申汝棕為左承旨
南應雲為右承旨吳祥為左副承旨慶渾為右副承旨柳潛為

同副承旨潛疎庸人陰事官掖之金貴榮為吏曹叅議禹錦

為戶曹叅議任鼎臣為兵曹叅議沈銓為兵曹叅知尹毅中為

刑曹叅議特命也李友閔為弘文館直提學李樛為副應教沈守

慶為清洪道觀察使

庚戌 上御朝講知經筵事洪暹曰我國為治偏務一事則一

事不無解弛之弊文武當並用而人或言道德為主文章為少技也賁飾大平交隣事大歌頌聖德是豈不關於文章乎近者庭試課試月課其所以勸獎之者至矣而人無激勵之實不得已自 上躬行而導率大臣輔翼而贊成勸獎之以實然後人才蔚興矣弘文館號稱玉堂文士之選入於此者人謂之登瀛洲在其地者所當專業於文以體 聖上勸勵之意可也而近來文士之輩以射侯為高致勤苦於文則反為譏笑讒登科第即備弓箭日與武夫同事浪費光陰放蕩其心志其專於文業者誰歟此今之大病也如朴啓賢朴淳李樛柳典等俱以書堂學士亦皆被抄於試射此豈賜暇讀書之意乎此人等令勿為試射使之專力於為文宜當矣領經筵事李浚慶曰暹之啓當矣若將來儒將之儒則使之練習武事猶之可也其餘能文之士不可強使之習射讀書堂官負則勿令試射為當近來文臣庭試月課製述其勸獎之規似非偶然而徒歸於文具不可以此作成人才也 祖宗朝則其所以勸獎之誠出於規矩之外不時召

見文士或講論古書或令製述以褒美之 成宗朝李希孟入
直弘文館 成宗覽晉書有未解處召引希孟於便殿而辨之
俞好仁為義城縣令特命以時製詩而上其時監司以好仁不
治民事吟詩不輟啓請罷職 成宗以為詩士不可以治事責
之竟不罷免深加寵眷是以人材作成蔚為時用若徒以規矩
之末務而不以其實則視為尋常豈有興起之心而為之勉勵
哉不得已自 上誠心勸獎以心感心然後人材自然成諫矣
我國三面受敵之地武備雖不可緩文章亦關於事大以此人
知禮義其所以見稱於中朝者在此而已此不可偏廢而少忽
也 上曰啓意當矣近來偏以武備為主文事似為解弛果為
未便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武備雖急文章不可緩也讀書堂
官負別擇能文之士則使之致力於操弓可乎自今減下於試
射他餘能文之士亦令減下俾得專業暹又曰臣聞 成宗朝
如曹偉申從濩俞好仁許珠等別以詞臣待之曹偉俞好仁嶺
南人也乞養歸縣賜酒便殿令以時製詩而上其許待之際無

兵士大夫濟輩間故其所寓興例皆製進 成宗深知嘉獎

以為尚不忘我也豈不美乎今者令外方製述被抄守令製進

月課則簿牒之中奚暇於詩文哉例皆借述於儒生僅免責罰

此雖其心則不是欺君而事則涉於罔上至為未便非徒外方

守令為然在京文士亦事務煩劇未必盡為自述雖臺諫侍從

猶未免借述於人以此觀之勸課之規皆為文具而無益矣

上曰外方守令既責以治民之事其能專委於月課製述乎初

為事目似為未穩大抵弘文錄製述被抄之人多在外方入庭

製述者數少故頃者議以在外之人除授京職而乃以臺諫所

啓止之前者節士麓於經席啓請以丹陽守黃月課之製有

名無實虛偽如此可謂未便矣○上御晝夕講○諫院啓曰吏兵

兩曹六曹中最為清顯堂上與郎廳常加揀擇而差之不可以

被論之人冒授其職以輕名器曹參議金貴榮兵曹參知沈

銓俱以居喉舌不職之失顯被物論適差之政旋授本職其示

貶之意安在政體顛倒物情未便請並適差各曰如啓○夜月

暈

辛亥 上御朝講持平柳承善曰人君設政施仁莫非為民而
 山梁川澤皆與之共者三代帝王之政也幸有下人憑勢作弊
 實惠不及於民則民皆怨咨而歸咎於上妨政害治不亦大乎
 近來年運凶荒自 上每加如傷之念而民之困瘁莫令時若
 也以川澤言之海邊泥生之地民所耕食以資其生而宰相有
 勢之家皆據奪自占調發邑民以為防塞之役收斂列郡以為
 供役之資堤堰既成則利歸於己雖不得成無費已物故爭相
 效之比來尤甚民既被奪其所食又勞其力而役之其為冤抑
 孰甚不但此也諸王子駙馬多受魚箭其奴子多般作弊往來
 漁船侵暴恐嚇是以沿海漁夫等不得安接散之四方弊甚不
 賢故癸丑年臺諫啓請禁戢而弊尚尤甚至為可慮以山梁言
 之獲迷月溪皆地名之上乃畿民刈柴之場三田渡津名越邊鄭公
 院坪地名乃 祖宗朝閱武之地居民刈草以備牛馬之食而自
 兩宗復設之後奉恩寺自稱受賜植其禁標使民不得出入且

江原道有二寺其前有川梁自前居民捉魚以食而今則僧人
以為齋宮下遠亦立禁標使不得漁自古豈有僧人禁獵之時
乎至為寒心如此作弊之事愚下之民不知中間操弄而恐或
以為自上命之也雖事若細微而妨政害治莫甚於此也領
經筵事李浚慶曰海澤堤堰之弊自古通患而比來尤甚臺諫
若有所聞則當舉劾可也我朝黃喜賢相也而以堤堰事被論
久罷當時雖宰相一有所失論劾如是故事事修舉近來朝綱
不振故弊日滋甚將不可救尤當彈論而警勅者也魚箭之弊
亦近來甚焉漁人不得安接深入海島而今則如清洪道楮島
扶安地蜻島等處亦皆受賜多般作弊加之以兵水使侵暴是
以漁夫等無所資生離散四方至為可慮臣意諸王子駙馬受
賜魚箭雖不可一時盡還如深遠之處命還屬公使漁人安接
為當矣紫場事臣父母墳在楊根地故往來之際親自目覩小
有平地諸王子率皆占受僧人亦皆植標民無立錫之地所見
寒心如此等弊亦令察而禁斷為當矣 上曰時弊民冤啓意

皆當魚箭事前以臺諫所啟使之禁戢而弊尚如是可謂未以
紫塲事亦啓意當矣大抵如此之事為耳目之官者所當舉而論
劾也○上御晝講

壬子以李英賢為吏曹參議姜暹為兵曹參知盧景麟為兵曹
正郎朴謹元為弘文館副校理洪仁慶為修撰崔希孝為全羅道
兵馬節度使○夜月暈

癸丑夜月暈有白雲二道如氣自西方至東方布天良久乃滅
丙辰夜月暈

丁巳兩雹○全羅道長興兩雹交作黑雲四塞億佛烽燧烟臺被
震頽碎其下地臺大石亦拔而無去處

己未傳于政院曰予於近日經席之上聞持平柳承善啓辭海
澤泥生之地則予未知之事而論弊則果當法司隨所聞詳覈
可也諸君家魚箭則癸丑年因臺諫所啓先王朝賜給處外
他餘占受之地則盡使屬公而頃者見戶曹公事則戶曹任意
誤給三處故已令屬公矣奉恩寺紫塲則非設於兩宗復立後

也自立陵寢寺以來例有之令內需司摘奸則居民侵占寺之柴
場及以為兩宗復立後奪民刈柴之地云此必虛事傳播而鄭今
院坪則乃公地寺僧豈有禁民刈柴之理乎此亦虛傳之語也江
原首有一寺禁獵則非予所知之事也此等條件近當察之之事
改言之政院知悉○持平柳承善啓曰臣於前日入侍經席以山
梁川澤事啓達而伏覲傳教之辭不勝惶恐奉恩寺柴場則臣
之妻鄉乃原州之地臣自為儒生往來時道由楊根月溪之邊
每見長柱立于道上書曰奉恩寺柴場而甲寅年臣為江原道都
事往來時亦如之禁獵則江陵府西有五臺山山下有川臣為其
道都事時通承救荒之命以便服巡行偶因日暮投宿于月精寺
寺下有長柱書曰禁獵臣恠而問之野老皆言此川近地居人等
自前網魚以食而寺僧恐其寺中有腥膻之氣禁之云此則臣乃
目覩之事鄭今院坪草場則三田渡居民數三來言奉恩寺自丁
巳年以來年年刈草而其處居人不得下手云此則臣乃親聞矣
語及山梁川澤偶然啓達而今承下政院之教更思之則目覩之

事皆在於五、六年前親聞之言亦非目覩之事而且紫壇自立
陵寢寺以來例有之而以兩宗復立後泛然啓之似出於傳播虛
言致有自上傳教仍在言地不可糾人誕誣之事請速命適臣
職答曰臺諫凡事以聞見啓之則予當察其是非而陵寢寺紫
壇以為兩宗復立後始設泛然啓之故使知久遠之意而言
之矣江原道寺僧禁獵則予未知某處而今始知之此乃自古
禁獵而居民必以為新設也鄭今院坪郊草事推問寺奴則衆
人共列處誰禁公地乎此是傳播之事只諭此意於政院而已勿

辭

庚申以蔡世英為戶曹判書丁應斗為漢城府判尹鄭惟吉為
禮曹參判金鎧為司憲府大司憲已上皆御筆持除朴永俊為司諫院

大司諫

辛酉傳于同知成均館事鄭惟吉曰近年以來學校廢弛是實
由予不能鼓舞振作之致然任教誨者亦不可不盡其責也惟
卿非徒合於典禮正合師表宜解煩務而專主教誨故適霜臺

而拜本職也卿其勸課不怠以副予意

史臣曰學校之廢弛士習之頽靡莫今時若也自上先以不能鼓舞責其躬又以勸課不怠勉其師表之官其欲興學校而振士習者至矣豈不美哉然如是傳教者不一再而學校不興士習不振者何哉既不盡躬行之實則雖欲勉人而責成其可得乎

○上御夕講

壬戌 上御思政殿親試弘文錄及製述被抄文臣又講試儒

生 上拈出經史中數語太宗遇文王武王訪洪範于箕子唐太宗建元昔之亂漢高祖得天下

周公志懼 流言等事 令八侍宰臣論難而罷 ○夜月暈

癸亥 上御晝講

甲子 上御夕講

乙丑 夜流星出稷星下入南方天際狀如梨色赤尾長一尺許

流星出大角星下入北斗杓狀如瓶尾長七八尺許色赤

丙寅 上幸黃豆等各地觀習戰以御筆出五言律詩題春日黃

令隨駕宗宰人真等製進○三公令檢詳啓曰黃海道延安府

使補牛峯縣令蘇克仁並為今當並罷而本道盜賊興行多殺

各官人吏漸不可長必設策捕獲然後可斷根抵也牛峯盜賊

窟穴故本邑縣令以有才智武臣差下已為戎列矣延安非但

盜賊恣行倭寇亦常防禦之地本邑府使請以文武中有才略

可以備禦盜賊之人擇差以除一道之害答曰如啓

丁卯以函致勤為漢城府左尹

史臣曰左尹之職亞於判尹聽民詞訟而察其是非辨其

曲直其任至重是豈羸悍暴虐如致勤者所能堪乎吁今之

操政柄者徒為人而擇官不問其人物之當否以致名器之

賤汚惜哉

戊辰日暈兩珥

己巳夜艮方巽方南方如火氣

庚午上 御晝夕講

辛未 上御朝晝講○事于政院曰今春欲謁光陵而未果拜

請孝陵已過十年情懷罔極來三月十二日子欲親行別祭當
以備諸事而陵所所用雜物從略陳設毋致煩弊之意言于各
該司亦言于京畿監司○清洪道惟新霜降兩麥損傷

壬申 上御晝講

三月癸酉朔

乙亥憲府啓曰禮曹然議任弼亨年老耗荒眼亦昏暗凡所勾
當茫然不知不可苟且備位請適答曰禮曹之任不可不擇任
弼亨豈合於本職乎子每見本曹公事著署不能成畫其耗荒
眼暗可知如啓○日微暈

丙子領議政尚震上疏辭職答曰觀卿疏辭子意缺然卿情雖
切豈宜輕免但當安心調理○上御晝講○以沈銓為禮曹參
議○京畿觀察使狀啓加平居民金希躍以編髮兒童見其祖
父為虎所攬以斧柄擊虎使其祖父得免於死請加褒獎事下
禮曹

丁丑 上御思政殿親試吏文被抄文官製述又講周易及漢

語 上命譯官安自命洪謙二人以漢語問進前以御筆書下曰

太子天下之本今 皇朝久曠儲副之位楊爵楊繼誠等以直

諫相繼而死嚴嵩以老奸久據重地或以為若封太子則不利於

皇上或曰浴王遺金於我然後圖之云如此鄙陋無狀之言播於

道路而都察院耳目之官不能極諫請治嚴嵩之罪何也 皇

上雖一時乘怒治二楊以大罪進君子退小人國家急務始以都

察院終以千官共諍以至國人皆曰可罪云則 皇上以明聖大智之

資豈不聽納乎雖或示雷霆之威亦豈盡害千官哉嚴嵩尚

保其位以逞小人之態而問寢視膳之事以闕豈不痛心哉且以

洛龜逢迎獻詩者是何言也其審度事勞以漢語相與問答

可也先是冬至使書狀官趙惟誠回自京師啓皇帝久不視

詞言得玄親製歌 詞令翰林院和進云

史臣曰 上悶 皇上迷惑於奸臣痛 中朝力諫之無人特

下此教其重國本而遠小人之意至矣然 上亦不可謂盡

納言之道而使言者得盡其言則是不勉已而欲勉人其能

內顧而無愆乎而況不問於左右宰臣特使譯舌之官相與問
答徒為荒雜而無益不過為戲玩之事是豈得宜乎

安自命等乃相與問答既訖右議政李浚慶曰伏見傳教以為
進君子退小人國家急務始以都察院繼以千官共諍則皇
上豈不聽納乎 聖念誠超越百王矣但嚴嵩盤據已久都察
院耳目之官皆是其黨孰肯敢言乎大抵一小人進則衆小人各
以類進此古今之通患也唐明皇時李林甫楊國忠操弄國柄而
在位者皆為楊李之黨無有言之者矣亂天下德宗信用盧杞
竟蹈覆轍宋神宗時王安石變亂舊章異己者皆罷斥之是以雖
有善人君子莫或敢言唯富弼極力諫諍而責曾公亮之不言
公亮以為君心口感雖言無益蓋君子小人用捨之繫安危所係而
小人若立於朝則雖有君子無能為也此人君之不可忽者也况父
子之間人所難言而小人構成妖言鼓動禍福之說以陷溺皇
帝之心勢至於此雖有都察院耳目之官何能為哉洛龜獻詩亦小
人諂諛之常態也自 上明知君子小人進退之利害丁寧下

教 皇帝之心若如 上教則豈難於格悟乎唯其不能如是
而又無力諫者故 帝心終不回矣○傳于政院曰瓮津縣殘弊已
極將至不救蘇復之策何待改軍籍然後定奪乎不可少緩議
于三公領府事改成公事使之急時蘇復先是文他學生魯世
弼上疏陳瓮津殘
弊之狀而善
東救弊之策○日暈兩珥

戊寅 上御朝講大司諫朴永俊曰黃海道瓮津縣殘弊已極

近聞朝廷方講究蘇復之策矣臣為本道監司時大槩見之本
邑諸色軍丁流離已盡合境空虛所見慘然天使時猶能供億
支待之無弊者以官屬稍存而近日則官屬亦多流離若不及
時盡其蘇復之策則將為棄邑而不可救矣非徒此邑為然臣見
長淵縣乃是道內大邑而疲弊亦甚時雖不至如瓮津向民之
流離過半且其地有長連串松木多產於此故京中作室及造
船之人多般求請水鐵亦土產故牟利之徒又多挾勢而求之
守令例是訓練院六品去官之人若不如意應答則毀謗隨之
不得安於其官故所求無不應為材木雖是所產所伐運轉之

際費用人力為多是以民不安接若此不已將至空虛至為可
慮前者李文馨為縣監時存心撫恤克盡蘇復之策故流亡之
人頗多還集而今則以為防備緊急皆以武班之人差遣似為
未便間或以有武才文臣擇送俾盡安集之策則庶為蘇復矣
且館軍年限前則五年相適而近以本道監司慎希啓請改之
三年是必軍人等切陳悶迫之情而監司目覩困苦之狀故如
是啓請矣臣見本道人物不敷非兩南之比一經館軍之役破
產流離者頗多若周而復始適番頻數則受苦轉甚尤不能支
守令等亦以為不久還適侵暴多端元役則已夫徵督雜徭無
所不至窮困之民何以堪命乎聞平安道則館軍無弊立役云
此亦水定則鮮不可謂必無寬闊他餘軍丁則庶可以安接矣
朝廷已定雷置之議不可以臣之言有所更改臣所見如是故
敢啓領經筵事安珰曰館軍事前者不能分明獻議大抵館軍
之弊尤甚於遞代之日新立馬之際侵督轉劇傾家破產猶未
能堪終至於焚蕩其家而去怨苦莫甚固不當數適以貽其害

矣平安道以水定故至今無弊長久之策莫如永定而十年次
之如五年三年則乃頑民姑息之訐姑欲試之不過三十年民
皆逃竄則雖悔無及矣 上曰各官殘弊比比皆然而瓮津尤
甚長淵亦凋弊則當並講求蘇復之策 館軍事子亦深思而不
得良策姑欲從民願試之故改定三年爾大槩遠慮則永定為
當矣○傳于政院曰慶尚右道水使李龜琛鄉表裏一襲賜給
御史以善措
方備馳啓釜山浦僉使金洵性本清簡盡心職事其加一資
亦因御史
所啓也

巳卯日微暈

庚辰 上親傳先蠶祭香祝○以吳祥為承政院右承旨慶渾

為左副承旨姜昱為右副承旨昱有幹能而性廉靜嘗為守令
多行詭術粉飾勤名至受賞加

時人笑之南應雲為咸鏡南道節度使李友閔為工曹參議以特旨
由直提

學拜是職李重慶為弘文館直提學李文馨為典翰李樛為應教柳

順善為副應教黃瑞朴謹元為校理張士重為副校理俞泓為

修撰李陽元為博士重慶以下次
歷轉廿次鄭浚為行忠武衛上護軍浚

以副提學出為江原監司托以為親而原州乃其家鄉也憑藉
方面之威劫奪民田驛輸嶺東之稅益克積其家受人獲奪人
姬妾無所紀極及為威鏡兵使在營喪妻所乘轎子獲奪人
克鹿皮擔送時入讒之曰生來夫人死為鹿皮而去○日電

戴

孚已領議政尚震左議政安珰右議政李浚慶議使慎希復啟

達三公倉津府議蘇復之策上令倉津縣流亡人戶多至七百六十

三救之之策當如救焚拯溺而監司慎希復凡引進上旅外立

馬而不條陳被侵之由宜俟去年珍山等官陳弊之規令監司

訪問本邑弊癘一一縷析啓聞特有明降然後可以蘇復矣他

邑小民一段之疏豈能盡之乎疏化學生魯世所就其所陳言

之則本道立馬不依軍籍均定以致偏苦本縣立馬四戶量移

他官宜當流亡軍戶則今年改軍籍時議定不遠其間入防便

否專在監司量度撫恤以待之也他官一面千家僅存十戶之

處甚多軍人破定不可偏施於此邑也况皂隸匠人諸貧水軍

在他道則為苦役而在本道則軍籍時人皆樂屬今若破定則

並與此等人而流亡矣今聞此道皂隸匠人等聞魯世獨陳疏

破定之事莫不駭懼奔走人心不安云此人敢疏論他邑之事
妄欲變法而監司未及知道內人情之所不在尤不可行也場馬
非經數年調養則難用勢不及用於年限之內何益乎莫如令
監司條陳啓聞然後議施使得蘇復也領中樞府事尹元衡議
瓮津縣軍戶流亡似不得輕易充定以待軍籍充差為當但本
縣之民以此轉轉被侵已為流亡者七百餘戶正如垂絕之命
若不急救則勢難支保今若待改軍籍而充定則餘存之民日
就流亡終至於闔境空虛則其救之之難恐有甚於軍籍前破
定之難也凡軍戶元額已充而後有旅外考兵曹軍案則元來
旅外騎兵五戶步兵一百三十戶自癸丑年後以餘丁定旅外
者騎兵四戶步兵六十五戶臣意元來旅外則不可輕破癸丑
年後新旅外則此古無而今有者以此破定元額之缺恐無妨
於救焚拯溺之策也牧場馬有限徧給七站之請固難施行立
馬四戶若移定他官則其官之民亦以此漸至殘弊四戶所立
之馬只四五匹以牧場馬及故失生徵馬中各別擇給則庶可

以少蘇矣

甲申 上親祭于 靖陵孝陵○日暈左珥夜月暈

乙酉三公領府事兵曹刑曹同議啓曰黃海道賊勢兇獷非徒
搶殺人物至於白晝之中圍抱官門而射其守令之羅卒打破
獄門而奪其囚繫之黨類或士子及官人言其蹤跡則並皆剗
腹而示威且殺迎 候使臣之官軍掛其牌字於衙門而劫招其
告官者橫行近京之地而追逐曾經大將之人略無畏忌兇獷
已極所當尋捕蓋劉母令貽害生靈而各該守令等莫能勦遏
而任其出沒雖有殺掠之患怵於報復怠於職事乃反隱匿而
不報以致賊勢張皇將不可制又有措捕失宜驅良民而陷於
賊類豈不痛心追捕之計雖不可少緩於撫之策亦宜並舉一
以伸朝廷之威一以安脅從之民其所規畫計開于後一曰道
內守令中能設策捕賊量其邑軍丁多少或三四十名或五六
十名精擇驍勇各自帶率相為約束而審聞賊魁所止則勿論
彼我勿煩興兵設機捕捉若多聚窟穴則登時併力合擊一曰

募得熟知人常加保護勿令受害而探尋賊蹤若能捕獲者良
人則依羅萬世曾捕大黨賞例付軍職賤人則免賤免役又給
賊人財產一日各官守令等擇有武才勤幹人差定捕盜將掌
其要害處如遇竊盜互相潛通登時合捕毋令脫免盡心追捕
顯有功力者依捕告人例論賞或知其賊徒所在而不即尋捕
者嚴加懲治一日守令盡心措置擒捉魁首則加階資窮者別
陞堂上或因循怠緩不尋捕者啟聞拿推從重處治一日賊徒
之中或起於貧窮者或不堪侵枉者或畏罪避役者或迎脅於
其類者若善布德音而還集與其富主而勿復究問曾犯許令
安業務要存撫一日悔過自首者免罪復業又能殺其同類者
及雖不殺獲登時告官指示捕捉者良人則賞職如願受布依
法賞給鄉吏驛子公私賤則免役免賤并給賊人財產以此條
陳辭緣黃海監司慶下諭使之十分措置曉諭軍民期盡撫捕
通衢院宇深山寺刹亦皆楷書張掛使賊徒咸知禍福何如傳
曰如啓○傳于政院曰慶源府使身屹廉簡自勅軍民咸悅云鄉

表裏一襲賜給北青判官李彥臣政尚寬恕民皆樂業云

來時陞職此因御史權信所啓也○日暈夜月暈

丁亥三公領府事備邊司同議平安道觀察使俞絳狀啓于

恣意出沒日漸鳴張擊破江沿臺之說難保其啓曰毛憐海西

虛語若乞救之書更來將何答應云命議之三衛獐子相為締結累犯上國終行寇掠建州衛獐子則發陽

堡湯站江沿臺地方作賊之時必由方山鎮鴨江西邊往來故

江沿臺守堡官欲令義州牧使邀遮賊路內外夾攻至於懇辭

移文其略曰爾來毛憐海西與夫三衛人恃其凶虐屢肆相

今所屬兵馬在於方山邀遮內外夾攻非但賊路非是我國地

惟盡以小事大之節但賊路非是我國地

方而在於他境非但形勢甚難若遽興兵越江以開釁端替受

無窮之患後悔無及若更請援當語之曰我國近來東南長受

倭寇侵犯西北數千餘里列堡亦有胡虜朝夕作耗之患兵單

力寡自守無暇加以以飢饉連仍軍卒疲弱雖欲赴援力所不

能也且以勢言之則我國邊城謹守亭障則黠虜必謂嚴兵伺

隙恐有邀截之患猶可以伐其奸謀若果率兵渡江遠與強虜

交鋒一敗金地則彼必無復顧忌之心避亂之氓永無依投之地度勢量力策應俱竭茲不能仰副盛意祇自切齒捶心不勝惶恐云以此下書于本道監司及義州牧使又令承文院將此意作吏文同封下送佗如且獾子等厥數甚夥於靈陽堡嶮山堡湯站等地方下營屯聚恣意作耗勢漸鴟張至欲鑿破江谷臺則似非搶掠財物之賊其為兇獷之計固為叵測以追殺唐人於威化島下灘觀之則不無隳突我國地方之患備禦之策不可不預措而防遏今雖解冰不可以隔江為無虞矣若千百之賊各持船隻一時渡江則當何以遮斷而捍禦唐人迫於賊逐乘船渡江厥數千萬則亦何以處之獫賊渡江之處幾何若於可渡之處預為措備而遮斷則亦用何策用兵亦幾何而足耶春夏解冰之時則限隔江水猶或可禦暑於合冰之時則雖十萬之賊一時可渡亦當用幾許兵力而遮擊雖不煩他道兵力以本道之兵猶可以備禦乎沿江上下賊徒所由之路幾許賊路要害之處勁卒幾許則可以守禦而毋令賊徒掩其不意

耶賊路諸處備禦火砲器械亦可以足用耶以此等罪緣令
監司與節度使十分商度備悉規畫條列啓聞然後更議商確
施行且本道列鎮邊將及軍官如有才勇者亦宜從實以啓事
並諭何如且在前三北有事則或有用黃海道咸鏡南道及京
畿軍士入防之時今亦有變則不可但以本道兵力制勝如有用
軍之事則可令兵曹預先措置而不得已有將帥然後可以領
率馳赴今者可用之人之絕此乃汲汲措置之務而若不預先
養望則臨事窘迫故敢啓傳曰並如啓○夜月暈

戊子 上御朝講大司憲金鎧曰頃於經席鄭惟吉以大司憲
入侍啓私賤投托內需司之事而 上教之曰當使主掌官察
之而及政院更稟則乃教之曰泛言之事也外間聞之皆為缺
望今者豪奴悍婢背主而投屬內需司者弊習已成無勢士族
及如寡婦之家則坐見投托而無如之何雖或呈訟官亦受
制於內需司而猶不快決今當准刷正案之時若不分辦而載
錄則雖實為私賤永無得推之理其為冤悶如何近以此事呈

訴于本府者甚多若非自己奴奸則豈敢與國家爭訟國家與
臣民爭其曲直亦非光明正大之事也願別加明察背主投托
者治之以罪則殿杜此弊而入無冤枉矣且官者縱恣之弊比
來尤甚或陵辱宰相或依憑進上作弊如此等事自 上別為
留念致察 上曰公私賤投屬內需司之弊近來似甚啓意當
矣如此之事主掌官固當察之也以為泛言云者非有他意也
○傳于政院曰今朝大憲所啓公私賤投屬內需司及宦寺作
弊之事予已大槩答之然予意有未盡故更言之若有投屬者
主掌官察之分辨是非而痛于內需司內需司只收貢而已今
後主掌官更加詳察依法處之可也若有陳訴于憲府者憲府
亦當詳考文記辨正是非可罪者罪之則庶無奸偽矣此意言
于城上所且宦寺依憑進上作弊畿甸予未審何事也大憲豈
無所聞而啓之乎作弊之由問于大憲以啓○大司憲金鎧啓
曰臣聞前年秋宦寺等以司饗院進上鮎魚魚獐事下去于幹
川地未及秋收之時盡破其防築私家池魚又盡取無餘又村

民得進上生鱗儲之于池亦盡奪取且載酒而往至於作樂縱
飲云臣之所聞如是故敢啓之矣荅曰作弊之事不可不防予
當察治以杜後弊○上御夕講○憲府啓曰慶尚右道兵使崔
終浩或鏡北道兵使吳誠平安道兵使金秀文俱以不法現捉
於御史所當依法罷黜以治其罪而或因防備或稱乏人苟且
仍任極為未便况終浩之不合邊將汎濫不謹騰播已久物議
激發尤不可不罷請亟還收成命荅曰雖所當罷方今乏人防
備緊急之時似不可輕遞故以權宜仍任矣當議于大臣處之
仍傳于政院曰崔終浩仍任便否其議于三公領府事領議政
尚震左議政安珉議今者隄備緊急三道兵使一時遞罷極為
重難自 上權輕重特許戴罪盡職 睿筭所在言官豈不仰
體乎右議政李浚慶議臺官所啓出於執法 聖上仍任重念
人材權而得中斷在 聖衷抑臣竊念 祖宗朝兵水使之任
專委閫寄待以心腹故其人亦知自重士卒亦皆信服近來始
遣御史考究其不法損毀事體使將帥無自重之心士卒萌輕

忽之念臣每念此事嘗欲啓達今因事端之茲敢陳狂妄之見
領中樞府事尹元衡議咸鏡北道平安兵使俱是重任罷適此
人代之者若非人望所重則邊圉之人即為解體呀係非輕或
因大臣所啓或自上命仍任恐不害於權宜之道其中不謹
其任播於物議者唯在睿斷何如爾傳曰兩道兵使固不可
罷崔終浩如有不謹汎濫之事則罷職可也

已丑 上御常參朝講○以權信為禮曹正郎崔顥為弘文館
副修撰俞泓為兵曹佐郎

庚寅 上御慶會樓下觀武臣試射文臣製述○日微暈

辛卯憲府啓曰近日政事之間多有任情之失注擬之際專事
市息文官與門蔭有間而備望之時以門蔭為首初入仕之人
皆從請囑而擬望以堂下官注擬於堂上之職則必具由啓稟
例也曾未有自下擅擬如前日為也請吏曹堂上判書共道參

議李英賢色郎廳正郎洪天氏并罷後三啓只命適

癸巳特命以尹春年為吏曹判書即日為政

史臣曰時 上內迫母妃外逼元衡計不知所出欲以通源

專任銜稍奪元衡之權恐忤 母妃意不得已授春年春

年元衡之鷹犬也元衡通源為惡一也而 上不知公選忠

賢反欲以此易彼其可謂知所好惡乎

○以沈通源為議政府左贊成李瑈為右贊成吳謙為禮曹判

書謙性喜進取又無識見趨附權勢猶恐不及至丁巳夏為憲

府之長時司諫金汝孚與崔煇李銘金鎮等結為腹心以私

怨構成金軋等之罪指為黨人一網打盡因動搖朝士事將巨

測謙非徒不能抑而止之又從而為之唱和一時疏草皆出其

手及汝孚等被罪心不李彥忠為戶曹參議特命鄭惟吉為吏

自安求為慶尚監曹參判李亮愛為禮曹參判李彥愷為吏曹參議睦詹為世子

侍講院輔德○傳于政廳曰知中樞府事鄭世虎非徒年老舊

臣前經 中廟守陵官予乃深發追慕 皇考之念此人可陞

崇品特加一資世虎為人刑戶二部之長怨語朋與入皆唾鄙

史臣曰人君設高爵重級必待其人而授之者以其上足以

左右君德下足以表儀一時也古之帝王爵以命賢不及惡

德朝有濟濟之美君無虛授之譏今鄭世虎以闡尊之質斗

筭之才立朝數十餘年唯以培克歛怨為事因緣陞叙位至
六卿名器之濫固已極矣今又以守陵之微勞加之以一品
之秩是果為其難其慎之意乎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生
是之謂乎

○京畿驪州永平兩電

甲午 上召對○全羅道鎮安霜降

乙未日暈右珥○全羅道鎮安霜降

丙申憲府啓曰臣等伏聞知中樞府事鄭世虎特加之教不勝
感愴自上慕切叢墻念及守陵官欲施恩典聞者莫不歎服
第以崇政重加不可濫授非人世虎雖在宰相之列不容於公
論久矣至以好訟目之黷貨鄙之頃者假托其女子之名呈上
言訴訟官見聞駭愕若以此人置諸一品之列則在廷之臣孰
不解體自上施恩亦豈無物請亟還收成命以重王爵答曰
鄭世虎成命已下固不可改故不允○京畿麻田隕霜損傷禾
苗全羅道鎮安霜降

丁酉 上御朝講○憲府啓曰黃海道獷悍大黨厥類繁滋為患益甚所謂腹心之疾不可緩治本道觀察使慎希復以其父母墳與田庄在於平山慮其報復不為獮令節制督令捕捉請速帝差別為擇差以期設策督捕盡殲無遺答曰如啓

史臣曰希復專制方面而畏賊報復不為追捕其庸懦不職甚矣而又以此至於適差監司則無乃朝廷示弱於盜賊耶况希復不無期望適免之心則言官亦當彈論使之盡心捕獲可也而啓請適差是逢迎其志而庇護之也

○以李鐸為黃海道觀察使李澤為承政院都承旨慎希復為忠武衛護軍○義州民家馬產雌駒兩頭八足

戊戌上御朝講領經筵事李浚慶稟性嚴毅辭色峻絕人莫敢干以私事好讀書未嘗

少輟清簡自持家居如書生焉無有將相之望但能屈已從人又無愛惜人材之心至乙卯南征為巡察使而畏敵退縮無功而還威望遂損又惑於妻姪金鎮之言及其罷黜之際力為伸秒人以是少之曰大凡天變物恠則

人知其為災異至於水旱則拘於尋常恬不知恠以變異言之則豈有大於此乎如小臣者亦在三公之列故災變如是尤為

惶憫自上亦當益存恐懼修省之念不可少忽也○上御書

講○刑曹判書曹光考參判柳智善參議尹毅中溫謹端雅氣

節直啓曰私奴守淡源故領相沈連也毆打儒生權彥卿等而其時逃

躲推閱無據因成均館牒呈守淡全家徙邊徐允弼等九人則

以隨從各杖一百徒三年照律今因貞敬夫人金氏即連源上

言判付內徐允弼守淡等一處推閱取服定罪而推閱後守淡刑

推啓請則除刑推以儒生陵辱照律事判付矣不小已決定全家

之罪以陵辱照律則止杖八十非徒擬律太輕而隨從徐允弼等

已蒙杖一百徒三年則首從用律不同事且顛倒請以前照律

施行傳曰如啓○白氣一道自乾古至巽方橫布天中輅時而滅

○京畿麻田霜降禾苗損傷全羅道礪山霜降

已亥 上御朝晝講○領議政尚震左議政安珰右議政李浚

慶領中樞府事尹元衡同議因朝講金鎧所啓命議啓曰開城

府都事以武臣擇遣 上教至當但雖以武臣差遣不別措置

循常為之則猶無其益伏聞近來強賊多萃本府城底戕害人

民甚多而人畏報復不能進告官吏雖或見聞了無設伏捕捉
之計頃日林巨叱正黃海道賊也未根尋之際不聽牌頭之言

只給軍人廿餘名孤單齟齬以致牌頭見殺牌頭李億根嘗捕

本府因新溪賊呈發軍圍賊億根率亦不登時窮追遂令賊勢

鴟張至為駭愕今遣武臣須令講究捕捉之方或率兵趕捕或

聞見尋捉期令必獲如或縱逸不捕劫懦不追則以軍法論罪

事各別開諭下送留守處亦以此意下諭何如都事之職平時

則治本府之務乃其任也而凡兵務之事又其所職掌如有此

等盜賊之變則不可不以軍法從事大典內境內盜賊不能捕

捉守令亦有其罪故敢啓

史臣曰盜賊之熾茲由於守令之培克守令之培克由於宰

相之不廉今之宰相貪汚成風不知紀極是以守令剝民膏

血以事權要啖豚咀雞無所不至而民窮無告其勢不為盜

則無以資生故相率而自投於死亡之地以僥倖劫奪為事

是豈民之性也哉苟朝廷清明而無惟貨其吉之心守令皆

得如龔黃者而任之則帶劔者負犢而歸農矣安有殺越無
忌如此之甚者乎不然徒欲率兵趕捕則抑恐隨捕隨起將
不勝其捕矣

庚子三公令人啓曰文武試射被選官負中讀書堂官負則
勿抄其餘弘文錄及製述被選文臣等該曹斟酌改減下事已
曾下教矣臣等竊思將相一體文武不可歧而二之試射文臣
皆他日將相之具今若弘文錄等官專除之則試射文臣皆為
不重非所以勸礪之意請讀書堂官自外一切因舊勸課何如
傳曰如啓○日微暈兩珥○京畿水原兩雹交下大如烏卵小如
大豆

辛丑傳于政院曰一夫有寃足召水旱頃以推刷之事一族事
干多被牽連都監則遵舊例從事目為之當也然攸繫受刑者
必非一二而其間亦豈無殞命者乎不可不慮不得一應刑者
外斟酌刑訊俾無民寃事言于都監○慎喜上言訟其父思獻
之寃

上命還賜及第

思獻之中第鄭士龍實圖之士龍曩與思
獻之父相善待思獻如親子第然士龍欲

買墳山而其主不肯今思儻假其叔母廢妃慎氏之言切責負之
又作農舍於思歆江亭之傍多占田土思歆助之以此士龍
常德之今於歆試用術圖之及其物論之發推鞠之際拘於情勢
不能窮推以得其情故去年間其利今年復其利使科舉重事
有同兒戲揚情○日量兩珥冠

四月壬寅朔 上御晝夕講○禮曹啓曰大祭後祈雨事傳教

矣近來以外方狀啓觀之則早徵一様修溝壑淨阡陌等事姑

先舉行何如傳曰如啓○禮曹啓旌表烈女論乃之間論乃庶

廢朝也夫死之後未嘗啓齒畫其夫像不
廢朝之奠朔望必親往其墳而祭之
宜寧鄉吏沈文守

十餘年素衣素帶不輟朔望之奠比安百姓洪漢弼
天性純孝

時猶不度內營及其歿朝夕祭祀躬自備設至誠未嘗少懈皆

旌門復戶南部私奴世恪其父嘗得遂將死蒼皇斷指和藥以進父

難世恪乃以自備之使記納其家而免其父
宜寧沈安麟年逾七十

辭食則必先嘗以進其母疾篤思嘗難味求之不得忽有一
難

飛墜以饋父母母病執愈鄉隣以為成孝
固城鎮撫李世應其母

病晝夜侍側百股肢瘰終不獲差雖在
疆疫中治喪無闕率

口喪葬諸需獨自辦備不責出於兄弟
之家親宜寧百姓九

負土成墳中忌之月則自翔至晦不食魚
內宜寧百姓九

璪連喪父母廬墓六年朝夕哭奠啜粥連命皆旌門南部忠義

衛洪致堯為兩大王心喪三年不使人知父歿執喪以哀每

愛和時兩妹嘗患瘟病不忍離去至嘗不繫之水勸飲病殊天

竟致差愈又以已所得如婢三口贖其父賤妾女以成父志

步幼學曹德粹事毋盡誠家雖貧不輟酒肉之養如得小物不

之口親執祭物朝夕不懈啜粥三年比安前參奉張文瑞年四

兩朝夕祭祀至誠而行服闋飛望之莫不為盡情行之其外祖

父母之喪三年亦皆賞職烈女清州良女八令夫病死終夜抱屍哀

慟哭自縊死同穴以葬房宜寧許安仁妻河氏其夫得重病以

進夫病遂愈後以他病死河氏長毀骨立絕而復蘇者數矣今

至八年一如初喪膏疽發背上幾至死域其父聞其羸毀病革

勸之曰魚肉之味雖難強勸慈慈乃是多受節而苟活况未必生

力河氏不從曰使吾食此而蘇矣何忍毀節而苟活况未必生

乎嗚咽痛泣聞安東私婢順伊水軍金檢同妻也常時事夫盡情

者莫不流涕安東私婢順伊水軍金檢同妻也常時事夫盡情

之從一穴其父欲奪其節誓死昆陽米乙伊少朴仁範拉以致船中

欲為汚辱皆旌門復戶孝女泗川私婢光德定省無失其時出

投海而死皆旌門復戶孝女泗川私婢光德定省無失其時出

入必有其常溫者其旨適其所好若得食物不敢先嘗父母有

疾常有憂色既死如生又事舅姑無異所生之親夫

三年不食酒肉蔬果只如初喪人有勸誘改節則泣涕固拒曰古

之不改者喪報一如初喪人有勸誘改節則泣涕固拒曰古

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又曰烈女不事二夫古人既如斯我何人也言訖輒悲泣終日不食皆旌門牙山王只正
尹世文女也自十三歲時順父之志亦不食肉過三年後其父矜憐持肉強勸則哭泣不食曰行當與父一時免喪云世文喪父九年猶未脫喪故如是云朝夕祭祀至今不廢雖羹粥隨所得必祭其父如以事出歸則必親奠以祭復戶皆因政府議啓也○日暈

癸卯知中樞府事鄭世虎啓曰呈上言訴訟官之事非臣好訟而然也被訟於人不得已而應訟矣至於呈上言則乃德興君家所為也而臣亦豈不知乎一品之職必須小無身累然後可以當之而誤恩至此請速改正德興君世虎之女婿也世虎嘗人而其妹之義子訟于官世虎不勝遂移其傳曰啓意知道勿辭女呈上言訴訟官則判尹金秀文也

史臣曰世虎之黷貨好訟之狀人皆知之矣不容清議累被彈駁亦可以少省其過而今者來辭一品之加乃自辨說以呈上言訴訟官之事諉諸其女之所為曾無羞愧之心意人之無恥一至於此哉

○上御晝夕講○雨○江原道通川雨雹

甲辰以洪暹為判中樞府事曹光遠為議政府左叅贊元繼儉

為刑曹判書特命也○夜乾方巽方如火氣

乙巳慶尚道義城軍威安東兩電損傷牟麥平安道寧邊兩電

大如鳥卵

丙午夜月暈流星入貫索星入北斗星狀如鋒尾長三四尺許

色白霜降

丁未傳于政院曰觀此慶尚監司

李啓本

略曰對馬島主宗盛

船數十艘在海中流以候順風揚言欲赴大國莫若早為之備云

仍知對馬島主通書報變狡詐之言雖難盡信然前日或有其

驗而今方風和賊變可慮之時又有如此報變之事所當詳慮

預為措置末初八日三公

尚震安玆

領府事

尹元

兵曹備邊司

同議以啟

戊申日暈夜月暈○平安道義州大雷雨男一人馬一震死

已酉上幸大廟行裸獻禮○三公令舍人啓曰今者倭寇

有聲息不為預措則臨時無以應變而京畿黃海清洪道防備

虛疎請分遣備邊司郎廳于此三道列鎮防備及兵船一一巡

視其中尤甚不備者推考啓聞兵水營防備形止並令摘奸啓
聞傳曰如啓○大臣兵曹同議啓曰伏見宗盛長書契倭性雖
似詐諉彼中必有作賊形止故欲露為國之誠而進告其言似
或不誣防備之策不可不嚴但慶尚道兵力頗為不實而助防
之人亦少京中諸將之人亦甚乏少而武臣罷敎者頗多請令
兵曹書啓在外方者預先行移令各上京裝束以待若居兩南
者則留本道以備防禦傳曰如啓○憲府啓曰頃者吏曹多有
所失而死不許罷又從而全釋之 聖量之包容至矣至於適差
之政除洪暹於判中樞府事特加元繼儉為刑曹判書有若褒美
然安在其示貶之意乎兵曹下有論公奏擬洪暹於一品之職亦為
非矣政體之顛倒莫甚於此請並還收成命答曰前吏曹堂上雖有
一時之失既適本職又從而推考豈無示貶之意乎洪暹之為判中
樞府事兵曹依例注擬繼儉之為刑判自上計其可陞而特授此
豈有若褒美者乎並不允後累啓不允○傳于政院曰工曹參判

李滉調理上來事下諭

理學自

人也

自少

恬靜

不喜紛華

唯以

法踐履篤實精思妙契觸處洞

然常自晦默性愛山水結草屋而居之終日端坐只對聖賢之書蔬糲
不繼愛之俗如不樂仕宦每自引歸屢降溫諭辭疾不就雖或赴闕旋
命又下不得已至京至是受由下去而又呈辭狀其難進易退蓋如此

史臣曰人君有尊賢樂道之誠則巖穴之士亦將願立於朝豈
有求退不暇如滉者哉然則非滉之退也 上之誠不足也

○兩咸鏡道端川下雷

庚戌傳于政院曰惟新保人金紐擊錚于勤政殿庭命承旨吳

云吳傳教如此民有冤憫擊錚告訴出於不得已也然若以

不可為之事而強為擊錚則亦豈無後弊乎近者民冤頗積擊

錚成風予甚歎焉今觀金紐奴婢之事該司自當察之而監司

法官不受其訴紐嘗許冤于本道監司必有其意而乃敢冒入

闕庭擊錚極為非矣推考治罪

史臣曰人君之職在於理民而理民之道在伸其冤抑使無

一夫不得其訴而已自朴漢宗為內需司提調以後劫奪士

大夫之田民略無顧忌而內需司為叛主逃賊之淵藪是民

之冤抑自 上致之又何以理之也監司法官依阿順從禁

不能辦不亦非乎

○兩咸鏡道端川鏡城下雪

辛亥日微暈兩珥○咸鏡道端川下雪

壬子傳于政院曰來十七日欲幸望遠亭試戰船觀武才因觀稼于西郊諸事預備農軍亦依前例供饋○憲府啓曰省耕習戰皆是王政所關固不可廢也然而時有可否事有經權亦可隨宜而處之也十七日 幸望遠亭臨試戰艦因欲觀稼其重民事備不虞之盛心至矣第以數月之內舉動非一 玉體多勞極為未安且牟麥得雨僅蘇而行幸之地遍為踏損則臣等竊恐南畝之民不無缺糧之苦且軍多買馬之弊亦不可不慮請姑停以待秋成答曰如啓

癸丑上視朝膳于

文昭殿

○傳于政院曰春秋觀稼閱武在

先朝亦有一朔並行之時而今則徒計小弊外議即生將不能為某事而亦恐軍政自此而解弛也雖在平時尚不可忘戰况今倭報已至邊釁將起習水戰練軍政尤不可緩而船隻亦方多

泊於江上數苗遍青兩麥發穗日晷極長寒熱適中正宜觀稼
之時也昨者望遠之行予欲先謁文廟而姑停之子更思之習
戰觀稼亦便於東郊濟川當不待於秋成也予豈不參酌前例
而好為出行哉政院知悉○上奉審先王先后影幘于璿源
殿○慶尚道義城雨雹

甲寅夜月暈流星出王良星下入勾陳星下狀如鉞尾長四五尺
許色赤○慶尚道比安雨雹平安道寧邊雨雹損禾穀

乙卯江原道楊口寧越雨雹慶尚道草溪泗川固城巨濟雨雹
京畿安城男一人雷震死

丁巳日暈左珥

戊午 上幸成均館行酌獻禮于文廟御明倫堂親試儒生製
述○傳于政院曰米豆并一百碩胡椒五碩別賜于成均館

己未憲府啓曰 行幸時隨駕人負至 太廟前路皆當下馬

而掌令成義國驛副食汚其第應國為龍岡縣持平柳承善

宋賀誤聽引儀誣援前例騎馬而過雖曰無情既有犯禮之失

不可因在法官之職請適谷曰如啓○以李希倫為司憲府掌令
權信黃三省為持平洪天民為司諫院獻納俞泓為正言李文馨
為議政府檢詳成義國為世子侍講院文學閔時中為弘文館副
校理○日微暈○清洪道定山地震

庚申 上御朝講○上仍御思政殿引見黃海道觀察使李鐸

傳曰卿久在銀臺豈不知予意乎近者盜賊熾盛捕獲之方另
加措置李鐸曰本道防備甚多虛踈自 上既教以捕獲則敢不

盡心多方措置乎其初所起之由臣未之知也然必因迫於貧
窮或由守令政治失道流離失所而自入於獷悍之黨者甚多
跟捕之際不務招撫之策徒嚴訊問之刑凡所連逮不詳辨覈
致有橫罹枉死之弊故愚民自感投入於賊類今則大肆殺害
人人畏其鞫復村民則見賊侵暴而不告守令則聞賊橫肆而
不捕終至於知畏盜賊而不知畏國家極為寒心守令等聞賊
在境內如或縱逸不捕怯退不逐以致失機若論以軍法然後
庶幾可以弭盜也 上曰民有生生之樂然後盜賊寢息今則

流離失所故至於如此矣但以平民為盜賊而深治之使有玉石俱焚之患則甚不可也推覈之際當詳辨分揀守令之能捕與不捕者鄉宜馳啓使賞罰分明○上御畫講

壬戌 上御慶會樓下引見諸王子駙馬宗親又宣醞于承政院○三公令檢詳啓曰開城府捕盜官李億根常時盡力跟捕為賊輩所憎及其跟捕巨叱正之際為羣賊所伺被其戕殺極其慘酷至為可矜此亦死於國事之人恩恤之典不可不施其副貳之人亦有同死其難者並令本府訪問同施恤典且黃海道各官吏民告捕盜賊者亦為賊輩讎殺俱極慘酷請令本道監司一一訪出別施褒恤且聞有一民進告賊黨而一日適野樵採為賊輩所獲將欲加害而其子在山上望見之走來語賊曰告爾輩乃我也非父也請代父死賊輩即釋其父結縛其子到村家令炊飯環坐而殺之剗腹而去云此人非但為國告賊又為其父代死而免之其忠孝極為可嘉並令本道監司訪出馳啓褒賞卷曰如啓

史臣曰見盜賊之熾盛則不畏報復進告于官見其父之將死則奔走救之以代其死可謂舍生而取義殺身而成仁者矣噫此村野間一愚民豈其嘗有所學而然哉亦見秉彜之天人所同得而未嘗泯滅也

○平安道昌城雨雹大如拳中如雞卵禾穀損傷義州大雷雨男一人牛二震死嘉山郡大雷電風兩天地晦冥雹下如注大如鉢小如雞卵人家醬瓮無不破碎木柴盡脫飛禽觸死禾穀盡損只餘根莖定州大雨雹老人韓孟元及女人文時中路被雹而死禾穀盡損山野皆赤安州迅雷暴風屋瓦皆飛雨雹積深九寸經日不消价川兩宣川郭山博川鐵山雹

癸亥 上御晝夕講○咸鏡道文川端川永興雨雹

十子以安士雄為司憲府執義李之信為弘文館典翰柳從善為世子侍講院文學柳承善為弘文館副校理成義國為修撰尹仁涵為正字史臣曰臺諫侍從之官不可不擇必須溫良方正篤實之士然後可以糾察時政輔成君德今以義國之麤鄙之信之庸

劣置之於論思風憲之地其辱名器甚矣

○傳子賓廳領議政尚震左議政安珪右議政李浚慶領

承命至曰凡于墳墓雖常人亦必慎擇其地而葬之若有不吉

則隨即遷葬况國陵乎靖陵自初不吉之論紛紜故 慈聖

以為未安即欲更審遷陵而其時審定亦有無欠之言且國事

艱關粗定故不敢輕發遷陵之事也又於壬子年見古日記即

山乙卯年宣陵審定時日記也則不吉之言果是矣近來多事故姑默不言

到今思之不可不遷宜擇吉年月日決定遷陵之事當於諸陵

陵室內詳擇吉地且世祖大王親臨是山而見之曰非吉地

不可用也古日記云世祖於章順王后其為說傳無疑矣故如

是傳教而他餘衆論指古日記任元濬等論其不吉之教不須舉

也卿等知悉尚震等啓曰風水之說出於後世其論吉凶固不

足憑况近來為地理之術者互相排擠其言亦難取信但聖

意既以為未安則在下者不敢容議於其間然遷陵事體至為

重大更加 聖念答曰自古不無遷陵而高陽坐地即靖自

祖宗朝累議而不用豈無其意士大夫之間葬父母之地必欲
擇盡善而用之况皇考之陵小有不吉之議則何敢安然不
遷以懷平生之恨乎勢不得不遷不可以風水之說為難取信
而不擇吉凶也

史臣曰風水之說誕妄無據三代以前未聞有地理之術從
昭穆而附葬不問山形水勢之何如也然三代之君莫不享
壽考盛本支而致厝數之靈長也皇明累世亦皆葬於萬

壽山國運之否泰歷年之長短不在是也惟我國朝崇信感

世之說山陵延袤過大掘毀人塚廢棄民田已非盛德事而
况慈殿惡中廟與章敬王后仁宗母同其園寢迫令奉

遷萬歲之後將以為同隧之計妖僧普雨縱史於外賊臣元
衡助成於中輕遷先王十五年安厝之地不惟先王在

天之靈眷顧依違至於啓破玄宮之際必致震驚之虞抑又

有所不忍言者禧陵即音敬王后陵也初葬於獻陵近處

靖陵一遷葬之時劫其梓宮改其斂襲其間慘切不忍之狀

不可形言至有衣服交襯於 玉體用竹籤難解之至今聞者莫不痛心隕淚靖陵之下歲月已久安知必無意外之變亦如此乎是豈臣子所可忍也為大臣者固當力爭而不敢強辨唯唯而退將焉用彼相哉

傳于政院曰新陵當於諸陵室內擇定吉地吉年月日時推擇以啓事言于禮曹○上御晝夕講○夜流星出天中入良方天際狀如拳色赤

乙丑憲府啓曰神道貴於安靜卜筮無過於面陽而蔽風此外地理之說風水之論雖在庸儒猶且不信况以 聖學之高明而有所拘忌敢為重難之舉乎遷陵之命一下而大小臣庶莫不用顧失色深歎 聖明亦惑於術家之語也若以不吉之言為可信則其餘小弊固不足恤也以不經難信之說輕動 先王尚靜之靈亦所不忍請更加三思以停改卜之命答曰遷陵重事若以風水之說非之則何必設地理之官而自古擇地乎凡常之人尚擇父母所葬之地况於國陵乎如是啓之是何意

也昔亦有遷陵之時矣反覆思之事不得已故定之耳不允久
啓不允○諫院啓曰臣等伏見昨日傳教以先王陵寢為非
吉地而欲遷之以極盡安厝之道凡在臣民孰不感激但玄宮
卜地永為安宅于今十五載在天之靈陟降攸寧一朝改卜新
陵則竊恐奉遷之際反有未安之意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况風
水之說雖後世所不能免所論所見紛紛不定何可一一盡信
遷為此重大之事乎請更加省念以停改卜之命答與府同久
啓不允

史臣曰十五年安厝之陵一朝改卜此人所不忍為而自
上或於邪說違衆強改纔經一年嗣子先逝國母繼薨風
水之吉凶果可信耶

○平安道定州民家有牛生犢一身兩頭

丙寅 上幸濟川亭試戰船出御題律詩命侍臣及將士製進

泣湖夏景七言律濟川亭觀戰艦五言律 仍觀稼于東郊○日暈右珥

丁卯日暈

戊辰日暈

已巳弘文館副提學尹仁恕等上劄曰臣等伏覩遷陵之教此必殿上懷罔殛之慕致無憾之誠出於不獲已也但玄宮之下霜露之降歲經十五於昭之永寧既曰久矣遽下改卜之命將破久安之地非但多有未安之懷亦安知終有不可忍之悔乎况考諸禮文未見五患之犯其在術家亦無指的之錯事有至難豈敢輕舉自 上聖學高明洞析義理風水裨說豈能有間於萬一而第以奉遷之旨出於一朝舉國人心未能解上意之所在也先世園陵或有拘忌之地而先王未嘗議其遷者其意必有所在今若有疑於紛紛不經之言則亦恐後之術家喜事之輩鼓動其說以啓無窮之弊於千萬世也伏願 殿下亟加三思廣收廷議答曰遷陵重事予非以雜說紛紛為未安而決定也 成廟朝山陵擇定日記觀之則 世廟以不可用下教矣知其不可用之地而予豈安心不奉遷乎雖曰輕動未安自古不無改卜之時事勢出於不得已故也非特予意

慈聖亦非偶然計而必為奉遷不可停止故不允○日暈

庚午判決事任說

有貪吝受胎多

啓曰院訟者前萬戶辛俊與故

奉事具循妻許氏相訟奴婢時方推閱未分其曲直辛俊以臣

受許氏奴一口於訟者衆會之處公然發說至為驚愕臣以訟

官奉職無狀騰於訟者之口至於此極不勝痛甚其言根出處

若窮問則當知虛實臣苟有犯宜服其罪不可冒處本職請帝

傳曰近來人心頑惡構成虛語弊習已成不可以訟者之言輕

動訟官也勿辭

五月壬申朔

癸酉領議政尚震議

搜銀御史勿遣事經筵官

搜銀御史每行

發遣欲痛革赴京者汎濫之弊此亦未為不可但往來頻數徒

勞驛路未聞禁姦物論皆以為無益而有害故臣前侍經幄乃

陳見聞之萬一赴京使書狀皆一時之選而不委任責效別設

祖宗朝所無之官已為未安况法愈密而姦愈甚乎後續錄纂

集者別立此一條識者少之使書狀拜辭時若丁寧下教則使

書狀欲盡其職豈下於別遣之人哉左相安珙右相李浚慶議
與震同領中樞府事尹元衡議赴京行次越江時遣御史搜銀
近雖成例一不得搜捉而徒貽往來之弊經席之論未為不可但
防禁遽弛則姦濫益甚或令本道都事評事代京官搜檢何
如荅曰例遣京官果為有弊宜如元衡之議今後令都事評事
搜檢事監司處下諭

甲戌以洪天民為吏曹正郎黃瑞為司諫院獻納李仲樛為弘

文館校理特命也洪仁慶為吏曹佐郎柳坤為兵曹佐郎丁允禧

為弘文館修撰慎希復以潛邸師傳在際風雲之會數三年月

之力徒以依阿取寵人皆陋之為同知中樞府事

丁丑遣兵曹參知姜暹如京師賀 聖節

戊寅 上受常參聽朝啓

已卯大臣備邊司同議啓曰京江戰船今已畢修裝器械亦盡
備設而頃者親臨濟川亭既已試之矣但江海運行不同若不
試於海中則船之便疾遲鈍及海路難易勢不得測度而射夫

格軍亦皆新募本非慣習海路者他日有急卒遠行船則暗於海路形勢雖遇賊船制勝為難且南致勤今雖為舟師大將京畿海島賊路要害未嘗見知不可不使預知措置矣請令南致勤領戰船七八隻今月二十日間裝束發行歷審喬桐江華富平仁川南陽海路諸島而巡海之時所經水營及有戰船各官守令各浦令使萬戶等各領戰船指路並行以試運用使鎮將及車牟等習知水戰何如傳曰如啓○日微暈○知中樞府事申瑛率瑛位至卿相唯事產業吝於施與雖子女貧乏亦不周救時人薄之

庚辰有氣身于巳地雲折處形如斷虹內青中黃外赤長一丈餘廣二尺許

壬午弘文館副提學尹仁恕等上劄曰伏以人君凡有所舉動詢衆情可不相濟然後事無過舉行無後悔小事尚爾况其大者乎今若國之大事無大於遷陵故大臣以為重大而請加聖念臺諫極陳未安而請停改卜至於臣等亦請廣議而殿

下必欲斷然行之殆非謀及之道而將有自用之失也夫卜兆之說既是無稽而其為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固不可疑此而信彼亦豈易改舊而圖新况既安之宅未見山崩水啣之患而新卜之兆又孰能審其必吉乎以 殿下之明聖豈不審思而為此舉乎直出於無憾之誠而他未之思也古者有大疑必謀及卿士至于庶人皆從而無逆然後是謂之大同而行之今當大事大臣臺諫侍從皆懷重難之憂而自 上獨斷無疑此臣等之再煩 天聽而不能已也 答曰遷陟事固重予豈偶然計而決定乎既有 世廟明教何敢捨先王之教而從今日紛紜之論乎予意盡諭故不允

癸未三公令檢詳啓曰頃日

幸學還宮時侍臣至

宗廟前

問下馬與否於前導引儀等後引儀李應粹答以不宜下馬以此引儀等被推而歸咎於應粹遂被私罪杖八十應粹初不知其有前例故不能自明於緘 答臣等今日承文院合坐時應粹乃持通禮院謄錄冊來陳其寃臣等考之則乃曰視學還宮時

駕至宗廟洞口有降輦乘輦節次侍臣不為下馬雖無禮文
仍循為之云以遠謫錄通行之禮必有其意雖微末之官身無
所犯而至於罷職未安故敢啓曰太廟前人臣固不可騎馬而過
且人君則降輦而為臣不下馬其於事體何如恐不可因之而成
例也仍傳于政院曰李應粹著涉曖昧則本院指通禮院猶可考謫
錄而亦必有公論矣應粹自持謫錄來陳于大臣似無朝官庶和
之意矣政院知悉

甲申前高靈縣監李希頽年希頽草溪人字愚翁氣量宏深且
有識見早喪父養母極其孝事兄盡其道及居喪葬祭一依古
禮既能文又閑弓馬不得試其一為朝廷舉遺逸拜掌樂院主
簿尋除高靈縣監赴任未幾監司以大典考講守令希頽恥之即
解綬歸鄉既去民追思之後除軍資判官不就未數月而終人皆
惜之

丙戌以李重慶為禮曹參議沈銓為兵曹參知李之信為弘文館
直提學李樛為典翰李仲樛為應教李希儉為校理柳從善為修

撰尹斗壽為正字金百鈞為司憲府掌令韓沃為世子侍講院
弼善趙光彥為文學○日暈

史臣曰重慶儉邪沈銓貪縱之信庸鄙李樛愚妄百鈞姦邪
韓沃庸劣光彥庸瑣無一人合於本職國非其國無復可為
痛哉

丁亥諫院啓曰假引儀李應粹既已推考罷職而今者特命只
贖物情至為未便臣等取通禮院儀軌觀之則侍臣不為下馬
六字顯有塗擦追書之迹其他引儀等笏記并取憑考則俱無
侍臣不下馬之辭而獨於應粹所納笏記有之當初緘答之時
欲免已罪宜無所不至而無一言及於儀軌與笏記既罷之後更
生他計隱然用術雖曰微官其為用心極為無狀請命還罷以懲
巧偽之習答曰予見此啓至為駭愕何止罷職乎其更推考治
罪

戊子政院啓曰考日記則五月念後例停經筵而今年則節進
故日氣已為薰蒸經筵取稟未安擇清涼日數御名對經筵則

不為取稟何如

史臣曰君德脩否在於經筵故盛夏停講范祖禹有憂之苟或少有厭學之心而不御經筵則古今治亂民間疾苦無由得聞而君心日益荒矣禹之惜寸陰文王之不遑暇食豈無所以而然也今者日氣纒暖而政院之請停向還亦異於祖禹之見矣噫易逝者日月無窮者事業而世無力學之主故善治不復見而亂日常多矣今我主上春秋方盛聰明過人此正年富力強可以有為之日也而開筵接士漸不如古今年以來進講尤罕頗有外人之議疑於厭學而政院之請如恐不及則未知其意也孟子曰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程子曰人主一日之內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今之居喉舌之地者反為苟悅之言以取媚於君上也如此噫

傳曰今年日氣已為薰蒸如予患暑之人則氣頗勞困汗毒遍發近來似甚啓意當矣世子亦停書筵擇清涼日為之○以成世章

為司憲府大司憲李文榮為議政府舍人朴啓賢為司憲府掌令趙光彥為持平

史臣曰烏府之官主一國之風憲上格君心下振頽綱故先儒以宰相臺諫並稱而同責之其任不亦重乎光彥之愚妄人所嗤絀而得為持平其無為官擇人之意可知矣

丁胤禧

當李探之得志胤禧趨附必以微服暮夜相從惟恐人知人多鄙之

為持平權信為世子

侍講院文學○領議政尚震右議政李浚慶啓曰臣等伏觀平

安道觀察使狀啓

狀云嘉山郡四月二十一日風雨大作天地晦冥雷電振動電下如注大如鉢小如筆

所觸之物如人家醬瓮無不破碎木葉盡脫飛禽觸死田疇間積厚布帛尺二尺許麻麥木花只餘根莖并為全災民家黍田

無一葉可食定州同日雨電大如對郊小如雀卵老安州男子一

名及十六歲女兒一口并云苗歸田被電致死義州安州州併川

宜川博川郭山鐵山同日雨電一歲暴風大作拔木飛瓦禾穀被災大槩皆同赤地無餘有同霜雪之後督令改反耕村種而

氏生號泣生冰雹之災至於殺人此前古所無之變至為駭恠

理無路云云
遍考歷代雨雹之變未有無事應之時當時或有刑罰過中者

或有抑賢用邪者其應不一皆有感召而發此等事變不可殫記且夏雹者政令煩苛教令數變無有定法之應云大槩皆陰

晉陽之象也臣等俱以非才謬居台鼎之位輔理無狀實致此變
及躬自省不覺慙懼請罷臣等之職更卜忠賢務致中和之功以
弭大變答曰頃見平安道冰雹之災出於非常予心驚恠方切未安
之懷今觀卿等之啓尤為未安天示如此之變實由予否德而然
卿等有何輔理之失乎宜勿辭震等再啓曰當今自上勵精圖
治凡茲政施仁未有差失而天變至此皆緣臣等素無才德謬當
變理之地不能宣揚 聖化致有陰陽失和災沴來干之應反覆
思量罪實由於臣等請速斥罷以回天意答曰變異之現由予不
敏不能答天譴故也宜勿再辭

史臣曰夫雹戾氣也春秋所謹而况其大如鉢至於殺人乎
此萬古所無之大變也今者大臣引咎乞罷其職自 上責已
善辭以答似乎近矣而實則未也古之遇災異者必有恐懼修
省之心豈徒為文飾之言而已哉今則不然大臣不過循例以
辭而無格王正事之實自 上徒為責躬之言而無側身修
行之實則是君相之所為皆不誠也噫天心所以仁愛者至矣

而君相之不誠如此將何以弭災變哉古人有言曰應天以實不以文為君相者可不深念乎此哉

○慶尚道河東有女一產二女一男

已丑前報息縣監成悌元卒悌元字子敬意氣超邁志尚堅確家
庭極其孝悌接朋友一以誠信諧笑和易遇佳山水必逍遙盡日
平居與人無忤賢愚皆得其適人莫得窺其際至於遇事物論是
非一循古義不顧流議毅然不可犯今 上 明 宗朝以遺逸除報恩縣
蓋居官澹然唯以盃酒自娛猾吏畏威姦民服德交龜之後即還
舊棲被召不起而卒

庚寅 上聽朝啟

辛卯 上召對

癸巳弘文館上劄請停遷陵不見

丙申傳于政院曰政院侯舌重地事務繁劇晨入昏出衰老之
人豈宜堪任予觀左副承旨慶渾筋力似不能堪適之可也且
給一加以示予慰筮仕已久之意其言于吏曹

先是宣醞于玉
堂有銀臺不用

考廢人之題無方疑其指渾至是有此命

史臣曰渾檢邪於乙巳年間為臺諫阿附尹元衡漏完帑之言貽害士林者多今又表耗殘劣其於銀臺固不合矣然上之退斥不以其罪而顯示譏侮使人皆有不安之心則非矣

○以李彥忠為承政院同副承旨鄭宗榮為戶曹參議李希顏為聞慶縣監命下而希顏已卒○日微量

丁酉憲府啓曰護軍慶渾既以不堪喉舌之位命適承旨則其不職之夫著矣又特給嘉善重加恩命顛倒物情未便請命改正答曰非以有失而命適只憐表老而適解繁務之地也筮仕已久之人雖給一加有何不可乎不允○憲府上劄曰伏以人君之德貴於至明而尤貴於用明之得其道故鑑空之中妍丑畢照而匿瑕之量同符於瑾瑜衡平之下輕重不混而包含之德沕合於高厚誠以舉措之間雖不可不慎而覆燾之氣象尤不可以不弘也等伏見頃者玉堂宣醞御題之辭涉於譏貶

顯於言辭羣情驚惕皆不自安此非所以接下之誠舍垢之道也代言之職侯古之重任也舉措進退自有處之之道而乃假文翰之題懸加示貶之意既非上下通情之道而亦非以禮進退之義也大抵人君之一言四方之觀聽係焉雖一頰笑一言動之聞者不加察焉則禮下之誠或流於相褻舍垢之量或乖於徧覆而知人之明適足為至明之累也書曰德盛不狎侮又曰接下思恭伏願 殿下留神焉答曰平日命題或觀古語或因時事為之故頃者只於衰老之人出題而已豈至於譏貶乎人君徒欲守包容之德默默而坐乎此漸亦不可長也劄辭當留念焉○傳于政院曰觀此清洪監司書狀藍浦縣倭人之事極為駭愕令兵曹備邊司急速議于大臣領府事而回啟清洪監司書狀

略曰荒唐船一隻漂到藍浦縣地馬汲僉使先到接戰左耳逢箭軍官一人軍士六名被殺江邊結陣僉使及縣監軍官等一

時聚進迫擊斬頭○日微暈夜流星出貫索星入左旗星狀如

八級餘倭北走鉞尾長一二尺許色赤滌星出北斗星下入王良星狀如拳尾

長二三尺許色赤

戊戌傳于大提學洪暹

性明白簡切處事亦詳
然頗有褊狹之病

曰予以庸暗切

承丕緒素無知識又乏學問之功詩家則專不得解只見墨行而已常時出題所當專付文衡之任而但自古或有命題今不可頓廢故不量不當之事乃敢頻數出題自前累招人議予心尚有未安頃者銀臺勿用老殘人之題則實是錯料妄出而費於公論正合格君之道予豈不樂聞哉予觀玉堂製述科次高下俱合於文意如予不解詩家之君則有何言哉然凡製述非特欲為勸獎文雅亦欲觀人臣造詞忠厚邪正慎密輕薄之意也十五人所製之中柳承善之直憂筋力隨年減非喜為肩厭舊人朴謹元之任重端宜務得人張士重之出納從來為任重那將名器付非人李陽元之莫把非才輕注擬李希倫之難慎最先喉舌地等句予之愚見則似合於題崔顥之年德俱尊那可捨李之信之包容德最係君人李仲樑之盛際寧聞棄此人尹仁恕之聖明那棄老成人柳順善之聖君非薄老成人等句則予意恐未穩當自古老成人云者指年高德劭者舊望重

公卿之臣也豈合於一老殘之人乎此乃曲護老殘譏侮命題之意也且稱予聖明或稱聖君子實愧焉聖明之君在古亦罕况於末世如予之君則疲累頗多上致天怒下拂人情予竊每念未知後世比予何如主而亦豈不知尚不及於中主乎將如此之君敢稱聖明羞惡不淺予少有明斷則當痛快進退人物何必微露於七字間乎予之不明卿亦想矣此意欲於經席見卿詳諭而方當盛夏停視事之時故今日即諭也若臣之間莫如通情不諱而亦莫如君優待而臣敬畏也予意知悉洪暹回啓曰伏覩 上教不勝悚懼臣雖無狀待罪文職已久每見 上銳意文治屢下詞頭無非常情所未及料者在朝大小孰不奉覽而心服且時出御題不但歷代好文之主為然我朝 先王亦多是例此豈不端治本徒事酬唱詩句之君之比哉微臣淺見實未知其不可也但含垢匿瑕妍媸并容人主所以體天覆燾之義勿用老殘人五字不無圭角之露故職在論思之地者欲獻規以廣 聖上包荒之量作句之際語意不圓辭多未穩然

豈有譏侮命題之意若果譏侮則人臣之不敬莫大焉况當愛
惜儒臣朝夕與之論思而遽加以譏侮之名則彼將措身於何
地臣恐自此難於發言遂長含默之風伏望 聖上於此釋然
勿使有擇言之習且所謂老成即是年德俱邁者舊尊顯之人
豈承旨之敢擲哉此特不知措語輕重而誤用老成二字彼聞
上教寧不愧懼且 上教不欲當聖明等字此即漢光武令臣
下不得稱神聖之盛意也然臣進言於君自不得無此等語
也為是語者亦豈有他意彼等如見素無知識只見墨行等之
教則皆欲墮越于地臣亦聞此 上教不覺汗出沾背微臣平日
區區之心以謂人君雖見臣下過誤但事包含不肯發言內實
宿怒直待過積怒深然後加以罪譴則夫豈上下一體情意無
阻之意見非輒言如知其不非則坦懷如舊若果不是則人臣
因此知懼改過夫如是則人臣將不獲戾於上而知保全之議
矣荅曰觀卿啓辭無非格君心而愛君誠意予用嘉焉予盍釋
然哉

史臣曰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諫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蓋人主於臣下之言以遜志為悅而以逆于心者為非則終至於惟其言而莫予違羣臣爭懷唯諾忠言不至於耳有過不聞而國隨以危矣今勿用老殘之題有譏侮衰老之意而無以禮接下之恭故王堂之臣應製之際寓其規諷之辭所當悔悟嘉納而反以不合於意者為非內有不平之氣外示自責之語夫如是則君臣之間含默成風發言之際皆有顧慮之心孰肯盡其辭說以觸斧鉞之威乎

○傳于政院曰慶尚左右兵水使四員

左兵使尹先智水使李龜孫前任加德僉使時

右兵使金洵前任釜山僉使時

水使朴海前任東萊府使時

俱以御史所提在去戊秋將並罷

職其罪犯似不甚重今方防禦事緊之時又乏可當之人依吳

誠咸鏡北道兵使

金秀文

平安兵使皆以御

史所

例仍任何如速議于

三公領府事以啓領議政尚震

性庸懦遇事依違顧望無所建自然非在朝苟祿容身無所建自然

性寬厚有容人之量

議慶尚左右兵水使御史慶被捉之罪若不甚重依

吳誠寺例仍任無妨曾聞此道邊將三十餘員將目罷是雖出於

自來亦豈無情輕而重者乎正當賊變可畏之時多易邊將
事體未安自 上斟酌處之亦不違 先王之法典左議政安

玠性廉簡謹慎然懦軟無剛毅之氣右議政李浚慶性嚴毅

然德著孝友行尚清修乙卯倭變為領中樞府事尹元衡性陰險殘酷乙卯倭變

皆與震同○舟師大將南致勤性陰險殘酷乙卯倭變

啓曰各官各浦有戰船處皆有名無實只為形體常

時不謹修補視為尋常非徒多有疎漏亦或違制不合有

同兒戲萬無制勝之理至為寒心開城都事權以平府屬戰

船所當親自領來同試運用而厭其渡海托病不來且令品

官下人任然代領至於什物諸具亦不堅實非徒事甚慢忽

期而不至又犯軍律月串僉使高謙賊船排設試放火砲

之事已聞彌令而臣到本鎮慢不舉行至翌日之晚齟齬

排設又當約束之時任然回避至為駭愕陽川縣令黃瑜

舟師下海時境內有沙草處不送指路人至為不當請並

推考治罪傳于政院曰此所啓令兵曹備邊司同議回啓

○日暈

六月辛丑朔以宋賀為司憲府持平李憲國為兵曹正郎○

傳于政院曰工曹參判李滉

天性溫粹學問精深雅意林壑不喜榮進嘗解職還鄉結廬山水之間研

究性理卷不釋手累被徵召勉誌命再以疾辭故有是命加調理上來

事下諭

甲辰弘文館副提學尹仁恕等上劄曰伏以孝親欲其無憾

人子之至情也今者遷陵之舉 殿下每教之曰非偶然計而

定也臣等亦知是命必審思而後發也然 先王玄宅明有

可指之凶則奉遷雖重固未可計也言其凶則既無所指的指言

其宅則已經十五年之久而只拘元濬之說輕舉重難之事

於禮宜而於情合乎新卜之兆難期其必吉而不忍之悔

遽出於一朝則臣等竊恐 殿下欲致無憾之誠而反歸

於有憾之地也大抵人君凡有舉措必博採輿議僉曰可

然後行之今之大事無過於遷陵而改卜之命只令大臣知

之而小無疑議斷然行之此雖發於聖上孝思之罔極而

其於處大事何如也後日朕有喜事任術之輩鼓動紛紜之說則亦將數遷之不已乎臣等連章極陳而不知止者非直欲停大事而沮 殿下之至誠實欲使大事可否相濟一其衆論而成 殿下之至孝事必出於光明正大而後世無異議也伏願 殿下更加三思廣收廷議不勝幸甚答曰予觀上劄至四可知玉堂之意然奉遷 先王固是重禮予豈一二年之定計而今始發言哉非特予意堅定出於 慈聖至情此果可已之舉乎古之聖賢尚不無遷葬之事而今之羣臣亦豈專無遷葬者乎臣子為親之情上下必無異焉而累煩至此予未知其意也是故兩司論執已久而不從矣斷不可停故不允

丙午傳于政院曰近日倭船現形於全羅慶尚清洪黃海道而全羅清洪二道則尤甚焉邊報不絕各道監司兵水使詳錄馳啓備邊司亦詳盡回啓故自上不別言防備之意矣但賊將所騎大船不能勦滅徒傷我國之人時我人日逢鐵可為矜惻而此船若泊於某處登陸則二百餘倭人必多有所害不可不慮所

當百般措置期於捕獲也大抵今者倭船雖是漂泊之類現形非一二處以此計之則馬島之累次通書報變似非虛事防備諸事更加勤勅措置濟州倭船現形與否時未知之令牧使如遇賊船毋失勦捕之策亦言之○備邊司大臣領府事同議啓曰下諭監司當曰今者各道分泊倭船雖似因風漂到現形非一二處而至於下陸相戰搶殺人民予甚惻然馬島之通書報變固非虛矣况於全羅道仇助島相戰逃躲之船則建龍大旗善放鐵丸機械非常體樣異凡雖遇我國戰船略無驚懼之色下碇拒戰右水使崔希孝不能措捕軍官蒿工亦逢鐵丸立死以致賊船西走大洋此必賊將所騎之船豈宜尋常措置而捕獲乎不特此也羣山島外面朱世鸞汝瀾縣監朴僨萬頃縣令等失捕之船三島氏老邑仇未皆連名朴茂金應楨等不能追捕之船體制器械號令進退之狀皆是一樣而分泊上中下道三處其為兇謀尤匪亘測若或下陸則攻劫之患不可不慮如又失捕逃還本土則非徒歷試海路遠近迂直亦審我國相戰之機今雖退

却賊情謫詐他日之患亦難保其必無也其曰賊船高大堅實
雖放天地字銃筒未易衝破鐵丸亦能貫徹真木櫓防牌子甚
恠焉未信其然也朴茂所騎船真木防牌則牢厚故鐵丸未得貫
穿云其所穿破者必是不堅厚而然也戰船左右前後排設天地
玄字銃筒整備器械人伏板屋之下不露形體而疾棹直進迫近
賊船隨其高下一時齊發則豈有不破之理亦豈有人被鐵丸之
患乎將士等違越節制捍禦器械殊未整設習成懦怯臨戰無
勇之所致也今者南風連吹賊船必阻礙不返浮泊於諸島矣卿
其嚴飭諸將另加措置急速捕獲毋令脫還以此下書何如此辭
緣雖似煩瑣必如是然後將士等知其所失故敢啓且濟州下書
之事更思之則如此賊倭分泊諸島之時恐被執漏洩軍機重事
姑勿下書傳曰並如啓○日暈夜流星出昴星入東方天際狀如
拳尾長四五尺許色白

丁未 上召對

戊申傳于政院曰觀此全羅監司

書狀

咸平縣監申翌年少
有此才居官謹慎防備

整齊十餘日之間三見賊船見輒捕獲
至為可嘉請各別家獎以激勸邊將云

一加適任時本道沿海官陞職似當然三公領府事兵曹備邊司同

議以啓且安馬島倭船十七隻來泊云十七船之倭其數必多至

為可慮捕獲之策尤當詳盡此意言于備邊司○領議政領府事

備邊司兵曹堂上議申翌給一加適任時本道沿海官陞職褒獎

事 上教至當然若資窮者則給加有關係如五六品非資窮者

則給加似不重大若秩滿當遷則例陞五品恐無別示褒獎之意

今宜超陞四品之職仍授南方邊郡似為無妨而自下未敢輕議

左議政右議政議上教允當傳曰申翌事領相等議亦合予意如

啓

己酉夜月暈

庚戌以宋麒壽為禮曹參判李愛亮為司憲府大司憲李文馨為

執義盧禎為議政府舍人高孟英柳承善為司憲府掌令黃三省

俞泓為持平成義國為弘文館校理丁胤禧為修撰金億齡為司

諫院正言

辛亥 上召對○傳于政院曰頃者倭賊多現於邊郡予慮濟州有

變今見啟本濟州牧使啟本倭船二隻捕獲斬馘上送云倭寇見於濟州或被捕或

脫走海外孤島不無賊船多泊之患防備諸事更加措置毋令

隻船遠歸○傳于政院曰接待客使所當包荒示厚而已不可較

其曲直也去壬子年不接武衛殿之使此非良策觀此公事禮曹

武衛殿使自前疑有奸偽不接而或撈或不接壬子年如偽者見

不接還送不無遠人缺望之恨其後甲寅丁巳年出來時包荒柔

遠不較曲直因則當矣且上來後館待諸事務從款厚俾勿生怒

○夜月微暈

癸丑 禮曹啟曰武衛殿別遣船書契亦謄書上來而其情辭不實

矣然既已上來故敢啟傳曰別遣船雖似不實既為我國封世子之

慶別遣出來微誠不可抑而當示包容之道也予意則並為接待

無妨然令本曹收議于三公領府事回啟

甲寅 禮曹啟曰武衛殿別遣船接待事收議于三公領府事則皆

以為無符驗不可接待雖有約條今者封世子非常之禮彼以我

國有慶為名而來不可拒之然將約條內無符驗者不接之事我

國之例而今如因我國有慶遠來誠意可喜故特許接待之由開諭後接待無妨○咸鏡道吉州長白山內面二處崩頽一處長一馬場半廣一里一處長一馬場廣二里

乙卯以宋麒壽為司諫院大司諫慎希復為禮曹參判柳典為弘文館副修撰

戊午以李希倫為司諫院司諫張士重為獻納成世寧崔顯為

正言○傳于政院曰今年嶺南旱災太甚觀此書狀慶尚道觀察使李戡書狀道內

旱災甚酷川澤已竭禾穀漸凋予用憫慮廣考舊例別降香祝幣速

更祈禱事言于禮曹○傳于政院曰青陵府院君夫人卒逝予不

勝驚悼喪葬諸具速治事言于禮曹○禮曹啓曰為王妃父母舉

哀儀註與外祖父母舉哀禮同唯表服三日而除從俗用麤布帶

王世子為外祖父母舉哀儀註表服從俗用麤布帶五日而除禮文

則如是矣然考前儀軌則一無舉行之時故儀註不為書啓傳曰

知道

史臣曰禮者為國之經聖人制為節目莫不詳盡備具故國

有大禮則為禮官者講究其典遵先王之禮使上下不陷於非禮之地固其職也不可以一時苟簡之失遂廢先王之禮也今也中殿以國母之尊遭三年之喪則自上舉哀節文莫不備具於禮書之中所當詳錄入啓使上無失儀下無廢事可也乃曰一無舉行之時是棄先王之禮而從苟簡之規先以非禮導其君也

○清洪道報恩三人雷震死

辛酉弘文館副提學尹仁恕等上劄曰伏以中殿母儀一國其遇大事典禮之官夷考儀註使合義中禮終無闕漏此其職也臣等謹按五禮儀為王妃父母舉哀節目極為詳盡該曹所當舉禮取稟如其權道則裁自宸衷可也而今則謹諸儀軌之攷元儀註之文擅不書啓至於王妃為父母舉哀之禮都不講究視禮文如弁髦土梗使一國大禮了不舉行極為駭愕其所謂儀軌者指何事也伏覩甲午年坡山府院君尹之任中廟之教有曰舉哀節次有之而中宮臨產非如

大三大

妃考也

之喪耶

聖烈仁明

常時不必舉也以此推之其時講究舉哀之禮章與明矣今者
自內舉哀節次外間雖不得知其任禮官者焉可忽之而不啓
乎况聞訃即日百官奉慰之禮亦在其中則於臣民之心其可
擅廢而不顧乎使朝廷愀然退在三日後問安陷於不知禮之
地者皆此由禮官之失也臣等恐國無憲章禮為箕之兆自今
日始也伏願 殿下留神焉○傳于政院曰玉堂劄中元儀註之
文擅不書啓至於 王妃為父母舉哀之禮都不講究云十八日
禮曹即成儀註而入此乃五禮儀之辭也此豈不講究之事乎
玉堂無乃未及知即日儀註之入內故如是耶抑有他意耶政
院所見則何如政院回啓曰玉堂以禮曹自 上為王妃父母
舉哀之禮亦不書啓而不知即日儀註之入內故如是論劄矣
○荅玉堂劄曰觀此劄辭議論果當但中宮舉哀之禮則禮官即
成儀註入內玉堂必未及知之也自上舉哀節目則其日子亦
即欲言之之際禮曹啓之故未果然禮曹只啓前無舉行之儀
不書儀註以啓且朝廷問安在於三日之後予意以為未便禮

官踈漏之失者矣以此兩條推考○政院啓曰考此壬辰年前
例則西河夫人任氏乃 安順王后韓氏之母 成宗大王於
睿宗為後而稱 皇考則西河府夫人於 成宗大王為外祖
母故停朝市三日五禮儀為 王妃父母舉哀與外祖父母舉
哀同以此觀之則完山府夫人之卒停朝市似當傳曰國家停
朝市事似關重若當為而不為豈不有虧於禮儀乎今者觀政
院啓辭參酌五禮儀則似當有停朝市而禮曹茫然不察不考
前例亦不啓稟廢不舉行其失大矣十八日都承旨既聞考前
例以啓之命則如此之例當先考啓而已過累日更問然後始書啓
徒諉諸該曹可乎都承旨色承旨不能察亦似未便今難追行予
意豈安然知其非而不講定則必有妨於後日明日議于三公領
府事以啓

壬戌領議政尚震議考觀禮文 王妃父母卒至有 殿下至
其第臨哀之禮又曰表服三日則聞訃之日即停朝市固協於
義但大典輟朝條只舉宗姓之服輕重又近而多寡其日數外

姓則不論臣未知輟朝幾日方合於禮也經云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大典雖不明載今禮官及弘文館參酌情禮以定後日永行之制勿復事過生悔至當左議政安珩議期以下喪諸侯絕而五禮儀內 王妃父母喪 殿下即日舉哀至進喪服布帶其重於期喪明矣凡人為妻父母總麻而大典內准給期年之假上下禮法如此而大典內期以下親差等日數停朝市而自來未有婦人之喪停朝市之禮矣 中宗末年朝議以為大典內停朝市之法只言服數而無婦人喪不舉之文故其後宗室女子之喪一體行之况於自上被衰之喪乎西河府夫人之喪在五禮儀 頒降之前其後不行之意未得以知也五禮儀內聞 皇帝喪舉哀後除服前停朝市斷音樂去刑戮云為 王妃父母喪舉哀之下不錄停朝市等事焉恐或因舉哀之文例視而行之也為王子貴臣舉哀則五禮內雖不錄停朝市而自當以大典品數參見故不必別錄矣以此觀之則 王妃母喪停朝市實合於禮矣右議政李浚慶議凡喪禮必須參

酌情文合於義理然後可以無憾近於完山府夫人之卒竊伏私巷考見禮文舉哀奉慰其議甚備竊意禮官必能舉行而竟無所聞心以為恠而停朝市一事於禮文獨無舉論之處臣又竊疑既有舉哀節次故恐無停朝之儀也然中殿母儀一國遭值大喪舉國驚慟而市朝不變平平如常日此豈合於情禮也哉古昔帝王於人臣之卒心有所重則亦有輟朝臨吊之禮緣情舉禮未有害於義理也今此完山府夫人之喪既不行舉哀之禮又無停朝市之舉於情於禮深恐未安聖情既已震悼則雖無禮文特命停之似為合禮也然此愚臣臆見何敢自以為是乎若廣考先王已行之典然之以禮文必有合義之論領府事尹元衡議王妃父母之喪自上舉哀之禮不得行之者以其為一國之主凡喪禮不得一從禮制故也然舉哀節次已具於禮文而自上聞計驚悼至於廢膳行素亦有規制一國之中市朝如舊以情禮揆之極為未安曾有西河府夫人前例輟朝三日似合情禮但我國禮儀一遵先王定制其

來已久政院廣考前例只有一處前後 王妃母喪無輟朝之

例臣見考啓之辭則任氏乃西河府夫人於 成宗大王乃外祖母故

有停朝市之例云此言似當且喪制父母之喪有斬衰齊衰之

異等者示其降殺之意也臣未知曾無輟朝定式者無乃以此

故也前後不行之禮今因任氏一例遽為定制亦涉重難然臣不

知禮不敢以已意強以為是必有合情禮的當之論傳于政院

曰觀此大臣議辭其意皆同而予見昨日政院書啓前例則夫

人之喪著見者只西河府夫人任氏延安府夫人田氏尹璩妻

后母夫之事而又有聞韶府夫人恭懿王也 之喪予意妄料之

則延安府夫人以貞顯王后之母廢朝庚申年卒逝 貞顯王

后既非廢主親母未知其時停朝市當否也近於庚戌年聞韶

夫人之率禮曹欲依西河府夫人之例啓請停朝而事例不同

故其時不為停朝市予今思之庚戌年不為停朝市事勢似然

矣今者完山府夫人之率五禮儀內有舉哀之禮而停朝市則廢不舉行於情於禮甚為未便舉哀之禮國之大事有舉哀而

無停朝市予未知其果當也禮官所當即稟議定而不為其不
詳察甚矣不為特命停朝則是予未及察之事也令禮官與玉
堂參酌情禮以為後日定行之禮○領議政尚震左議政安珰
右議政李浚慶啓曰頃日臣等伏聞宗山府夫人訃音不勝驚
惶即考禮文則有舉哀後奉慰之禮而議諸禮曹則舉哀之禮
近無舉行前例云竊伏思惟今日 慈殿壓尊勢難舉行則奉
慰之禮亦所難行即當問安似合情禮但奉慰與問安事例不
同奉慰則乃舉哀一時之禮問安則乃人臣私行之禮其日自
上方軫震悼之念規規於問安之私禮事涉煩猥姑待事定然
後敬問起居乃合於禮至於 中宮成服之前則尤不敢以常
禮煩徹於 聖情罔極之中故少待成服後問安如此則其於
情禮庶幾委曲婉順兩無妨礙此等妄料商議而處之之事也
今者弘文館上劄以三日後問安陷於不知禮之地臣等深以
為未安敢將當初妄料之議以啓答曰觀此卿等議處之事亦
當於理勿為未安且聞訃日未即行停朝市已為未便然時未

經七日特命停朝於事體何如議啓尚震等回啓曰停朝市合
於情禮矣然聞計即日行之則當矣退行則事體未穩答曰予
亦知退行似難故但諭予意而已尚震等又啓曰臣等伏見各
道狀啓頃日大風之義近古所無至於大水拔折方穗之穀盡
為摧偃哀我民生已無平歲之資根本既瘁國將何依念及於
此因知仰喻况此風變考諸前史或以為風者象人君號令又
以為大臣專恣氣盛所致云方今自 上雖無號令之顛倒至
於專恣氣盛之感則臣等俱以匪材冒居台輔其於言動豈無
專恣之罪乎故上動天象致此非常之變不勝恐懼請命遶臣
等之職以應天變答曰十三日大風之災京外皆然予見各道
狀辭心實未安將予兢惶之意欲諭卿等而近因心氣不安姑
默不言矣予以否德叨主臣民號令之顛倒必多有之予嘗慮
焉卿等有何專恣氣盛之事乎但當上下交修以應天變而已
宜勿辭震等再啓曰變不虛生必有所以召臣等自知匪材冒居
重地感召天變豈無其應乎請速命遶以消變異答曰

予意盡論勿辭

癸亥傳于政廳曰予觀承旨註擬前例或有執義司諫副應教

並擬之時近侍之職要在人物可否而已侍從之人則何必為直提

學然後擬於銀臺乎今依舊例執義司諫副應教以上並擬予

當量用是承旨以共論

史臣曰王言一出人皆服之者以其出於公正也是教之下以

為必得經術之士以授喉舌之任而及其命下乃戚里無恥驕

愚之人則將何以示法而責臣下之用私也哉

以洪暹為禮曹判書李之信為禮曹參議特命李楨位郡清簡

為承政院右副承旨李標為同副承旨標時為典翰寵眷方成

引前例命吏曹執義司諫副應教以上並擬承旨而授之標

壬子科至是八年而其間居憂仕於朝者不過六年今春為正

即而夏有是羅物議譁然懼不取發標王妃之舅也性愚險

浮言不容於公論而上厭苦尹元衡欲用標以分其權故不

為之標欲誇張其寵多微漏於衆中聞者竊笑之李文馨為弘

文館直提學李仲標為典翰高孟英為司憲府執義柳順善為

應教閔時中為掌令黃瑞為副應教安方慶為校理金添慶為

持平宋賀為兵曹正郎丁胤禧為副校理○夜流星出敗彗星
入天桴星下狀如鉞尾長三四尺許色赤

甲子備邊司啓曰各道生擒倭人以其情犯觀之則所當殄戮
無遺然其中亦有能言其國事可因探驗賊情者有吹鍊銅鐵者
解造瀝青者解採石硫黃者鐵匠船匠則不無利益於國家備
邊之策請令監司更加究問處置何如傳曰如啓○傳于政院
曰近見各道書狀旱氣方熾嶺南尤甚全羅清洪江原次之而
京畿亦無雨徵仍成旱兆秋月已迫所當及時禱雨速考前例
祈雨祭舉行言于禮曹○夜流星出危星上入天田星下狀如鉞
尾長一丈餘色赤流星出漸臺星下入南斗星下狀如拳尾長五六
尺許色赤○全羅道同福雨雹大如烏卵

乙丑禮曹啓曰 王妃母夫人之卒自 上輟朝市當否本曹

與弘文館酌定事傳教而但自 上為外祖父母 王妃父母王

子及夫人公主翁主內命婦及宗戚舉哀之禮則俱見於五禮

儀宗親大臣率啓聞輟朝則見於大典喪葬條 王妃父母則雖

不舉名當以文武官正一品之例輟朝市 王妃母則亦當以

宗戚例行之當否既未可知大典喪葬條禮葬之下始舉 王

妃父母四字則輟朝條內初非脫漏明矣不但我朝故事歷代

帝王為皇后父母之喪輟樂哭臨等事代或有之既為之率百

官舉哀哭臨則雖為之輟朝市似非失禮而大典修撰時不並

著輟朝之文其意未易揣度大抵新立禮制若或輕易則難保

其無後議請令弘文館廣考歷代帝王為后妃父母喪禮并考

東國史記摘其可做者無遺書啓下本曹然後本曹亦考故事

與大臣及政府六曹堂上會議定奪得中施行傳曰如啓

丙寅以金百鈞素無家行鄉曲不齒稟性檢毒傾邪側媚諂為

弘文館修撰

戊辰諫院啓曰今聞被擄唐人其數甚多冬至使之行并為奏

聞解送京師於我國事大之誠甚得其宜但中原一路凋弊已

極車輛馬匹辦出甚難我國使臣單行之時亦多留滯况此唐

人數多一時帶行則前進尤難必未及節日其中又有叛民路

中意外之變亦不可不慮請令該曹更為商確答曰被擄唐人
奏聞事我國以小事大事無巨細皆以至誠若不奏聞則非徒
於義不當去年唐人泛然交割于遼東故入歸之際多致餓死
豈有我國家以誠待上國之人敬事天朝之意乎况今年則其
中又有叛民中原豈不欲捕治如此之人乎當不計小弊無遺
奏聞予意不過於此不可不奏聞○咸鏡監司啓本定平地捉魚
捉捕進上魚數不足請除本下政院曰咸興別差於各官水梁
官之捉魚使本官專捉封進並捉魚非今日為始而方今人心異古張允傑等上言張允傑
弊上言不無詐飾之弊別差不得並捉則有妨於各殿進供依
舊並捉事言于該曹

史臣曰人君享有一國進御物膳自有有司之封進而別遣私
人捉魚以為各殿之用此豈惟正之供乎是時本宮之設遍於
八道廣占田野立其限標逃民叛奴投入其中萃為淵藪
莫敢誰何非徒陵駕本邑或有歐打主倅其汎濫兇悍人皆謹
避而尸咸鏡道又有良官屬選良民之富實者屬于本宮而役

使之此何等事也官奴捉魚憑籍作弊特其枝葉耳可勝歎
哉

七月庚午朔日微暈兩珥

辛未禮曹啓曰黃海道所捕賊倭船被擄唐人應解送者前後
二百五十餘名冬至使之行使帶率而去原帶人物卜馱外加
以唐人則抄裁車子當不下五十餘輛中原谷路館鋪人馬盡
為穢子搶殺又因飢餓流散驛路凋殘滿目蕭然非但不得趁
時裁車之為可憂被擄人中中原叛民自知必死日謀逃躲者
有之過關以後監禁不嚴逃死路逸難保其必無既不可棄之
中路而先去冬至節日亦不可不及諫院所啓亦如臣等之宿
料中原閩浙等處邊氓交通賊倭叛入倭國廣占聚落至竊王
誦嚮道島夷及噬中國焚蕩搶掠久為天朝腹心之虞今者唐
人適為我國之擒數過累百叛民頗衆解送奏聞豈惟中朝上
下疾怒之情得以少洩其叛民即吾叛民疾惡之心彼我何異
前者曾見聞見事件有一朝士請令朝鮮通諭日本禁侵上國

而事不果行今者解送奏聞使中朝以為我國易於擒倭則不
無意外之患此亦不可不慮然若不得已奏聞則有一前例可
據而行之者乙巳年被擄唐人安容等六百名其年九月令譯
官先送交割於湯站其年十一月進賀兼謝恩使入送時奏聞
今亦當以押解之數極多一時率來未免遲滯中路恐或未及
節日故前後被擄人中擇解事解語且知被擄首末者各一名
先率來其餘則交付遼東而來云云如此則多發車輛之弊不
及節日之慮叛民路逸之患皆非所虞以此議諸三公及領府
事皆以為便當但事關事大敢稟傳曰啓意當矣如啓

壬申以李壽鐵為通政大夫定州散使

傳于政廳曰定州西方巨邑也所當擇遣子嚴此

人可合而且皆欲給加故好是云云

洪天民為議政府檢詳○傳于政院曰近

者旱氣太甚慮有冤枉故昨日刑獄摘奸已令審理矣但各道
監司及開城留守處審理冤獄毋為積滯事下書

癸酉禮曹啓曰禮文親傳香祝不過大祀中祀而不及小祀昨
日三次祈雨啓稟時本曹之意以為旱氣日甚災害切迫不可

只循常例欲予拘禮文各別祈禱庶回天意故常時所不親傳者並請親傳而如此之由未及啓稟今聞政院考傳香祝儀註云故敢啓其由摩利山則其祭儀式異於他名山之祀專委道家掌之而令獻官代押今次祈雨則親傳似當然前例有無當更考啓

史臣曰禮者所以序尊卑辨貴賤也故禮不可過亦不可略而况祭祀之禮則唯在於誠之至與不至不在於禮文之加厚也今旱災已極祈雨之祭所當盡其在已之誠如成湯之六事自責而乃區區於小祀之親傳既無尊卑之別而道家非禮之祀又欲親押豈不誤哉

○傳曰予於祭禮常欲盡誠無故之時則大中祀香祝不廢親傳而昨見三次祈雨親傳公事予意以為果當今當百穀成實之時旱災如此予慮滋甚尚欲親行祈雨別祭而暑熱方熾似難行之故尚未親禱耳且摩利山祭文今亦親押無妨雖道家掌之癸丑年春至欲親祭昭格署而事勢不便故不行耳然前

例考啓亦可○申時太白見於午地

甲戌政院啓曰今朝摩利山祈雨祭香祝並為親傳與否下問于臣等臣等之意禮曹當初因旱災切迫諸處祈雨之祭靡所不舉而摩利山祭文亦請親押然既為親押則親傳香祝似為無妨但此祭儀式異於他名山之祭專委道家掌之而自宗朝不為親押親傳必有其意今者始為親押親傳恐未穩當敢啓傳曰親押親傳並勿為之

乙亥 上親傳祈雨祭香祝○持平金添慶呈辭傳于政院曰

凡官身病呈辭滿三度後命違例也金添慶初度呈辭而即命違之者其意存焉予當言之國家安危係於賢邪進退而公論只在於臺諫須以平正剛直之人擇差然後可能上論君過下糾人物肅清朝廷矣金添慶前為正言丁巳年兩司齊會議治奸人

之事如人指金釵金弘度等也時金汝孚為司諫身為耳目之官而徒殉一己之計

同僚論議之際非徒不發一言問亦不答似有用情之狀大失其職其時烏府論違不須以如此軟熟之人更授風憲之官也

近日之政予乃無心授之而後悟其非即欲改之而未果矣政院知悉

史臣曰丁巳之議治金虬等之罪者實出於金汝孚崔垹等報復私怨添慶心非之托以不知而竟無一言雖不及古人抗直立異者而比諸頽靡不自立者則遠矣人莫不嘉其為人而上不之察至以軟熟目之其不知賢邪之分如此識者莫不憂之

○日微暈

丙子申時太白見於午地

丁丑以俞泓為司憲府持平丁胤禧為吏曹正郎金添慶為兵曹正郎朴啓賢為弘文館副校理黃琳為副修撰○領議政尚震左議政安珰右議政李浚慶啓曰今年旱暵振古所無湖嶺二南江原清洪兩道自春靳澤已無西成之望畿甸則雨澤不愆百穀向盛而正當熟成之時遽罹枯旱之災自上憫慮希走羣望凡所以求雨之方靡所不舉頓無欲雨之意臣等竊自

憂憫未遑寢食今又傳聞

聖上親勞玉體禁中禱雨臣等俱

以無狀致此大變不能格天反貽君父之憂措身無地伏乞罷
斥臣等更求賢輔改紀時政然後庶幾天心悅豫膏澤時注民
無菜色之憂矣答曰予以否德致此災變憫雨之念頃刻不弛
果於禁中禱雨雲集雨下而旋霽數日以來雖有雨微未見滂
沱此實予誠不能格天故也卿等有何不能調燮乎宜勿辭○憲
府啓曰今年旱曠下三道尤甚民間方備草食以為救死之資
今者採銅敬差官將向全羅等道銅鐵亦關於國用雖不可廢
採非其時民受其害今若驅飢餓之民荷持畚鍤入于深山窮
谷之中則是填民於溝壑而使之死也况經筵近侍之官弘文館副
校理成義國高採銅稱號亦甚苟且請勿遣敬差官答曰啓意
似當然銃筒於國家禦敵甚關採銅不可緩也雖經幄之官可
送者送之亦何妨當更問于備邊司處之○傳于政院曰今年
採銅之役不得已乎問于備邊司以啓備邊司回啓曰近日旱
災前古所無下三道尤甚憲府再啓至當今則以京中開城府

買易鑄鐵用之採銅敬差官姑勿混傳曰此意言于憲府○日
暈冠

戊寅推刷都監啓曰方當旱災恐有人寃姑停推刷臨冬畢成
事傳教矣但推刷之事今已就緒且當盛夏故亦停刑訊外方
奴婢又已推刷別無民間騷擾寃憫之事然今年旱災太甚今
雖得雨更無西成之望終成大侵之歲又設都監經費亦不少
如此之歲則前例亦有停寢之時故更待秋成當為議定矣但
各道各官推刷都目幾盡上納雖有未納之官必已成籍不多
日內應亦上納畢考准後停寢何如若待臨冬畢成則年之凶歉
已判恐難復設都監故敢啓傳曰如啓

庚辰兵曹判書權轍以病辭職傳曰權地豈宜久居在人臣固
當求適擇任何可少忽在君上不宜輕許惟卿止合兵務之長予
欲使卿久供職事而日月猶未至周遠爾求解卿之病豈至於
不得行乎宜安心調理勿煩呈辭

辛巳以吳祥為嘉善大夫弘文館副提學

持此傳于政廳日
予觀此人可合論思

之長而亦可陞二
品故特給一加
李文馨為承政院同副承旨李仲樑為弘文館

直提學陳寔為典翰○申時太白見於午地

壬午傳于政院曰近觀弘文錄揀擇予意以為不精知製教任重

而參選者亦至於九人

姜士尚申汝悛姜士弼洪仁慶
俞泓李氏崔顯姜克誠趙希文之多其中

果皆合乎且書堂極選之地也李民賢參龍榜之首雖曰有文華

亦何至於參賜暇乎此三事於予心似有未洽而今又發於公論可

知合於予意矣政院知悉

先是諫院論
啓李民賢

史臣曰經幄近侍之職必得經明行修之人然後可以備顧問

而輔君德故擇之必精而任之必真是以得與其選者皆名望

之人而號為一時之極選今弘文錄揀擇之數至於十餘人之

多而冗雜之人皆冒其選其汚辱名器甚矣

○未時太白見於巳地夜月暈

癸未下書于工曹參判李滉曰

滉以疾呈
辭故回諭

觀卿三辭情甚懇切

予之求賢之誠豈能致卿之至然調病安閑俾遂其情亦是保

身之道故勉許卿願且令本道監司食物備給矣卿其勿謝

史臣曰古之賢者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以為不如是則道不得行矣然其所謂敬禮者豈謂幣帛之末哉在於聽其言而行其道耳今李滉之辭職豈但以其性之恬退而已哉亦知難於行其所志故也何則滉蓋嘗一再赴召而未聞有所咨訪治道行其所言徒以爵位榮之而已則其但受之而已哉此賢者之所以求退益力也

○下書于慶尚道觀察使曰觀卿書狀旱災太甚望絕西成民將填壑哀我蒼生遭此孔厄予甚兢惕救荒事卿其別為措置

籌畫以體予惻怛之意○傳于政院曰觀此清洪監司捕倭啟

本倭人漂至元山島敗無下陸水使李元祐令通事韓繼倭人倭人殺繼豪於是元祐盡捕倭人通事韓

繼豪被殺矣自古戰陣之間或不無令通事詭諭之事然此賊倭

則當直戮軍卒搜捕而空殺我國之人可矜矣言于備邊司○傳于

政院曰前工曹參判李滉於後政同知作闕擬差事言于兵曹○傳

于政院曰宰相之卒定謚有禮而豐城府院君李芑以元勳大臣

卒逝已久矣至今未見定謚予常未稔問于禮曹禮曹回啓曰李

芑行狀時未到本曹故問于其家則李元祐芑子免喪後連任外方故無暇請謚云矣

史臣曰芑之凶險極矣少有不愜必陷死地一時士類殺戮殆盡當時之人側目重足視如豺虎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天誅未加老死牖下至今人皆憤惋其家之不敢請謚者亦知其得罪於公論而自上反以定謚之遲下問何哉

○夜月微暈

甲申夜流星出立星入天市垣狀如拳尾長三四尺許色白

乙酉傳于政院曰知中樞府事權續安東府使權紹孝友之行

深用嘉焉予意則各加一資旌門褒賞似當但權續加一資

優賞之意以資分遣史官丁三公領府事家示此啓本

溫司李收議啓本也○領議政尚震左議政安珰議權續權

紹年元遭父喪已能盡禮守廬及其顯揚盡誠奉養其母至於

遭喪孝誠益著足以感天而友愛尤至非徒一家化之鄉

信為朝著所知至於上聞誠宜優獎以礪薄俗領中樞府事尹

元衡議為人子而孝於其親乃其職分然人鮮能之今權績兄弟孝友之行既有實跡人心難誣則特施褒典何有不可但爵賞之權非在下擅便酌人情權輕重都在 聖斷

史臣曰績紹孝行遲數於十餘年之後而且出於鄉里庸人之狀則固為不實而况此人平生行事不足以取信於人乎爵賞人主之大權而苟或濫施於人則豈足以激礪一世乎大臣之議其不歸於厚誣歟

丁亥 上召對○傳于政院曰權績權紹孝友之行特異所當優獎而况宰相之人尤不可不特褒也績則特拜崇品紹則加資益茲門○戶曹啓曰今年旱荒兩南為甚不待明春當修舉荒政然遙度不如目覩隨事措置 祖宗朝至遣二品重臣為賑恤使令則以厨傳有煩又始民弊故不遣矣然擇朝中有時望幹能可以倚任一道荒政者預為商確區畫臨時設遣使得專意善措以肅救荒之責則必多全活之效議于大臣則皆以為然故敢啓傳曰自上亦欲言此意矣敬差官預為差出

戊子 上召對

己丑以成世章為工曹參判李滉為同知中樞府事吳滄為清洪道水使黃琳為兵曹正郎○傳于政院曰予即位十五年來一不拜謂 光陵常懷未安來八月十一日早詣 奉先殿行茶禮後留宿齋室十二日親祭後欲兼觀稼而還諸事整齊毋致稽緩務要從簡除弊○日暈冠兩珥色內赤外黃

辛卯憲府啓曰拜陵之舉出於誠孝在所不巳但今年自夏徂秋連月不雨禾穀焦傷民失西成之望 光陵親祭以八月十一日判下恐雨餘稍蘇之數未及向熟而晝停近處之田必人馬踏損細民之怨不可不慮也請退定日期答曰拜陵大禮雖數行固不可論况初拜 光陵乎拜陵後將欲觀稼若收穫之後則何稼可觀乎不久○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壬辰傳于政院曰予今十五年一不拜 光陵常懷未安故昨見臺論亦不從矣但今日更思之則八月似有禁忌初謂遠陵所當詳量處之當退行于後日

癸巳下畫簇四隻及十韻排律題四首以四簇所傳于李樛柳

坤丁胤禧朴淳四人均賜暇讀書曰予曾觀唐畫簇四隻皆古事可觀

故令模畫矣依此洪一文王訪太公圖李樛二高宗夢傳說圖柳

淳圖朴精製親書畫上以入

乙未 上召對○未時太白見於巳地夜流星出井星下入東

方天際狀如梨尾長三四尺許色白

丙申諫院啓曰褒賞之典施之或不得其序則無益於勸戒而

有害於政體今者權纘位在六卿權紹方倖近隣大府非如草

野微末之人孝友之實當自朝廷發揚不當因其本鄉品官之

狀而始施恩典也此風若長後弊無窮請並改正答曰權纘等

事已議大臣從厚施賞故不允後兩司並啓依允

史臣曰纘天性邪毒喜事樂禍其於維新獄事及丁巳年士

林之數皆致其力人以鄭彥慙並數之蓋其平生所長在於

忌克害人而未聞有孝友之行鄉里愚民貪其煦沫之恩飾

虛上列至授重加又命旌門此豈一鄉之公論而不出於纘

等之意也言官之論深得其情欺天之罪可勝誅哉

○咸鏡道端川西風大吹山上下雪境內連三日霜降百穀焦枯

丁酉以金億齡為司諫院正言崔顥為弘文館副修撰

戊戌未時太白見於巴地

己亥日微暈

八月庚子朔日暈

壬寅以李友閔為承政院右副承旨李重慶為同副承旨申汝
棕為工曹叅議李楨為刑曹叅議

癸卯全羅道全州男一人雷震死

申辰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尚震曰自古雖有災變未有如今
日之甚也平安道雨雹至於撲殺人馬兩南暴風撞破兵船改
修之際民力益殫而下三道旱暵赤地千里咸鏡道水災覆沙
數郡春秋書秋大水而傳曰冤氣并之所致豈無其應長白山
為我主鎮而前面崩頽軍威又有川渴之變如臣者豈能燮理

陰陽徒增憂懼且倭變自乙卯陷城之後人懷痛憤之心所當
見輒捕殺以雪前羞然其時朝廷待夷之道不無所失不可徒
責夷狄而無自反之意倭船滿載物貨者必是因風漂到非有
意於作賊而例皆全船捕殺臣意未安其逼近邊境有意作賊
者固不可不捕大洋所過之船必皆追捕非徒虛耗兵力結怨
必多而其捕獲之際所虜唐人亦皆無辜而死其冤氣豈不傷
天地之和名水旱之災乎臣意如黑山島三島之外則不欲窮
追而不可以一人之所見為是 自 上祭酌焉且被虜唐人解
送奏聞於至誠事大之道得矣但歲運凶荒府庫空竭勢似
難支而平安一路人馬凋殘亦難輸轉中原一路滿目蕭然亦未
易多裝車輛且倭賊得罪於中原中原人見我國易於捕倭欲
因我國而雪憤則如元世祖使共征日本之事難保其必無也
且以天地生成之仁言之倭亦並生於天地之間如初非作賊
而敗船登陸者誘而殺之豈不有害於並生之仁乎前者日本
書契云漂流人若到貴國毋令殺害答曰貴國漂民流到我境

暑去兵呈身則自當護送其後若武衛殿書契亦曰貴國之赤子猶吾之赤子當在一視同仁之中暑去兵呈身明供漂流之由則非惟不殺亦當資給護送云前日所答如是而今皆殺之安在於信義也其乞降者若一刷還又致書於酋長諭以不殺之意則庶乎其可矣 上曰近年以來災變連綿蓋人事失於下故天變應於上予以否德叨主臣民不能修省故眾災如此夙夜憂懼罔知攸措且倭人不由於常行之路而由於他路者作賊明矣不可不殺若不辨漂到者而並殺則果有害於並生之仁矣我國以至誠事大而捕獲叛民被虜唐人中有中原叛民導倭作賊者不可不奏聞但糜費之害勢似難支矣且中原非徒有倭寇之亂亦有獍子之患若以我國為武勇之國則請兵之事亦不可不慮矣

史臣曰臣謹按自經乙卯倭變朝廷深憤小醜之陸梁如遇賊船必窮追而盡殲之其未及追捕者坐以逗遛之律不但此也前者尹旣建議襲擊骨幹震嘆曰潛師掩襲盜賊之謀

也以堂堂國家敢為盜賊之謀可恥之甚不啻殺人先賢義之窮兵黷武前史譏之震可謂深得大臣之體矣

○未時太白見於地

乙巳日暈兩珥冠色內赤外青夜大雨大雷電

丙午 上親傳釋奠祭香祝○傳于政院曰去夜雷電發於收聲之月予心未安來十一日慕華館親閱在所不已觀武才放火及觀稼等事並勿為之○鍾議政尚震右政議李浚慶以雷變請免不允震等仍啓曰伏聞命停西郊觀稼其戒懼天變之誠至矣然十一日冒陣並命姑停如何答曰親閱非如他事而慕華館亦非遠行之地故不命停之啓意當矣如啓

史臣曰古之遇變異而恐懼者上下交修君臣胥責省愆於一身究失於庶政苟有所失則改絃易轍汲汲然猶恐不及也今災變之作必有所召正當修省畏懼陳善格非以應天變而未聞修一善政祛一弊事下之所啓則曰上無失政上之所答則曰卿等有何所失君臣推讓若無有所失宜其天災之疊

見而未已也

○夜流星出羽林星下入北落師星下狀如梨尾長一二尺許色赤

丁未 上親傳社稷祭香祝○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戊申禮曹啓曰前日傳教安東鳳停寺基內海松子勿許官人摘取令本曹為公事當依傳教回啓矣但更察本道監司啓本又參聽其道居民之言則鳳停寺近處海松子比他處最盛每年進上及奉常寺所納專賴於此且寺基立標處甚廣闊而海松子盡在標內云今若依傳教一切不許官採則前日上供大半減縮不得已移定他官或分徵於民則其為民弊亦甚不貲大有妨於聖朝恤民祛弊之政請令本道監司嚴勅本官依前摘取而勿侵寺僧何如傳曰如啓但寺之至近處勿令入採

史臣曰甚矣異端之惑人也寧病民而不欲僧徒受弊至於山林土地之所生以充上供者亦為僧之所私有而欲禁官採是為僧而不知為國也

禮曹啓曰日本國左武衛殿使送怡天西堂及別遣船平清久先
後出來一時到浦並遣通事迎來入京矣待夷之道當從寬厚
不須強為分辨以孤遠人之望然明知其詐偽則亦不可坐受
欺誣以長島夷輕侮之心怡天西堂等一行則既持符驗當待以
聘船平清久則雖以展賀為名以我國封
子之慶不持符驗不可許待巨
酋使不持信符而來者若一切許待則不唯奸偽日滋諸島之夷並
生希望其流之弊將不可勝言而且今使作別行得與怡天西堂
等均禮則不徒生彼驕傲之心彼自以為雖不持符驗而來亦許
接待以此為例故令通事將本曹意開諭曰不持符驗者自古不
許接待汝等到浦之初當令驅迫還送我 殿下厚待遠人並許
上來且爾等既與怡天西堂同行而來今當待以怡天西堂等所
率正官之例云則彼初有難色平聽本曹開諭坐於怡天一行正
官之類故今則合為一行本曹饋餉及自 上親見時亦當以怡
天一行待之所以如此者不欲受彼欺誣又欲使彼知不持符
驗則不敢來朝之意也傳曰如啓○未時太白見於已地慶尚道

星洲開寧地震安東梨花爛發熊川梨花櫻桃花枳花爛開如春

己酉以吳謙為戶曹判書宋賀為司憲府持平張彥邦為慶尚左道兵馬節度使趙述為全羅左道水軍節度使○未時太白見於己地夜流星出箕星下入坤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色赤

庚戌日微暈申時太白見於午地

辛亥申時太白見於未地清洪道公州地震屋宇動搖有聲如雷

癸丑以權信為司憲府持平宋賀為世子侍講院文學○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甲寅月有食之

乙卯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安珰曰今年災變尤甚平安道有冰雹之災咸鏡道有山崩之變臣不知以某事而致也無乃萬民有所困窮故天心仁愛而示異耶民之困窮未有甚於此時

而親民之官莫如守令則各別擇任為當前者兩南雖饑清洪
江原道稍稔納穀之數亦至萬餘碩故得以救荒今年則不獨
兩南他道亦饑民間儲穀者少無納穀之人民生已至於流離
而賑饑無策至為可慮且納穀補官之法非自今始漢時如張
釋之下式之徒皆以納穀竟為名臣今則例以納穀為名而譏
侮之以此棄官者頗多且有未得付職者此國家失信於人也
當初以納穀為名者乃求官之人互相排斥之語非朝廷之所
言也至於受由下去之人雖未過限亦皆削去故納穀者皆有
慚悔之心此則朝廷之失也今雖不可更使納穀臣意如是故
敢啓 上曰納粟補官自古有之然此乃不義之事但初令納
穀而竟至失信則未便令則納穀之人給價為當珰又曰臣聞
山川失寧則必有其應前者月出山崩而南方有倭變今者長
白山又崩此乃北方主鎮之山以理言之不無後日之應以事
觀之則胡人之居前則皆在七八息程途之外而今則漸近於
內地其城底野人名雖歸順若失撫禦之策則恐有後日之患

矣世在辛亥壬子年間野人作耗之餘年又凶荒邊圉空虛故
僉使萬戶等皆以曾經監察之人擇送以安撫之胡人不敢復
擾其時朝廷議之遠來時皆為迫等叙用其後則僉使萬戶適
來時別無叙用之路似為未便今若擇送可用之人而又開叙
用之恐則人皆盡力於邊備矣且南方連年有倭變不得不以
武臣擇送而有戰功者先擢用則亦必盡力矣

丁巳大司憲李夢亮等啓曰惟新居金紐等去四月呈狀于本
府曰祖上傳來使用奴婢等四十餘名皆主設計投托內需司
云即移文于本道令本官推閱真偽則本官推考牒報內右奴
等前後變辭奸詐現著故以更為窮推歸一之意行移矣今聞
內需司令本道移他官分揀內需司公文取來相考則啓下單
字內雖法司公事不辨文記真偽遠加刑訊不無不公移他官
事判下臣等不勝惶恐凡有冤悶呈訴之事必行移推閱如有
違端亦必再三窮詰刑推然後歸一例也豈敢有偏意於其間
乎臣等俱以無狀待罪法官以致內需司自作一法司敢自啓

請行移臣等忝辱名器甚矣請速命適臣等之職答曰此奴婢
事雖法司公事本官不問文記還欲刑推未便故偶為判下矣
凡呈憲府者真偽未可辨也令本道先見文記明辨是非果為
私賤則當窮推勿辭○憲府啓曰本府於凡有訴寃之事例為
推閱再三窮詰可罪者罪之此設法司之本意今者金紐奴婢
等本府時方移文推閱于本道內需司敢為啓請移他官自
上亦不信本府反以家奴之言為可信臣等惑焉如有下教之
事則傳于政院此光明正大之事也若以內需司為宣傳王言
之所則是政出多門而危亡立至南北司之患可監矣內需司
色官負等請先罷職下獄推治該司堂上判決事色郎廳及本
道監司沈守請並先罷後推答曰此事掌隸院則因本道成案
為公事不干於法司內需司則行移各道非自今始而亦非任
意為之也且本道初以法司公事推閱又以掌隸院行移推閱
雖移他官似無所妨矣然勿移他官令本官以掌隸院公事推
閱啓聞可也內需司色官負該司堂上色郎廳及本道監司不

可罷汝不允後兩司經月論啓不允○日左有珥

戊午以吳祥為司憲府大司憲姜士尚為弘文館副提學韓沃為司憲府執義成義國為掌令柳昌門為世子侍講院弼善鄭思顯為司憲府持平李景雲為兵曹正郎成世寧為兵曹正郎柳從善為弘文館副校理黃琳為修撰李栻為司諫院正言金億齡為兵曹佐郎○夜月暈

庚申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辛酉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壬戌傳于政院曰咸鏡監司當以秩高宰相擇差正從二品中可當者薦啓事指政府樞府郎廳諭于三公領府事於是尚震薦丁應斗李澤李愛亮柳智善安珖薦丁應斗李澤元混李愛亮李浚慶薦丁應斗李澤

甲子以丁應斗為咸鏡道觀察使宋麒壽為漢城府判尹

也

朴永俊為司諫院大司諫黃琳為兵曹正郎李栻為兵曹佐郎金億齡為司諫院正言柳埏為弘文館修撰李陽元為副修撰金

啓為鏡城判官

啓前為獻納時言事作首上并言賣直而逆之及為是職三公以漢語精通請勿差外任不從

○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乙丑以朴永俊為司憲府大司憲元混為司諫院大司諫柳昌

門為司憲府執義柳從善黃瑞為掌令宋賀黃琳為持平韓沃

為世子侍講院弼善權信為文學趙希文為兵曹佐郎○未時

太白見於巳地

丙寅日微暈

丁卯 上御翠露亭命領議政尚震左議政安 玠進前曰接待

臣僚勸獎文雅雖有恒規然君臣之間當使情意相通無有阻

隔則規矩之外別有所為亦或無妨故今日特令賜暇人負殿

講製述矣尚震曰 成廟朝培養文學之士故當時蔚然輩出

今日之事近古所無令講論文義有關治道者自 上採取亦

當矣以御題下于入侍人負及書堂官負令製進講經及製述

入格者皆賞賜有差

宣醞錫爵使各極飲至於日暮將罷皆賜宮燭兼以還家道略裁月以為煥世盛事

馬○是日羣臣皆醉或有談笑戲謔者特退震 玠為吏曹判書皆能起命內侍扶出時尹元衡為領府事尹春年為吏曹判書皆

無故不得預而李樛以承旨入侍春注甚感又
御題中有親賢辨奸箴入益知上意所在

史臣曰此乃 祖宗朝親賢重士之遺意識昇平之盛事但

所寵遇者咸屬拔聯之徒所崇獎者浮華文藝之末良可惜

哉

○日有左珥

戊辰傳于政院曰予於頃者以閔時中之事明辨太過恐傷言
路不能無悔焉然非以時中進言為非但已駁其同僚又不待
新僚之出徑自獨落其所論者皆在重地之人而言又失中若
開此路則恐有他日一人專擅獨啓之弊故痛言折之耳下人
或不察予意以言為諱則豈予之福也其勿以是為戒各盡所
懷以補予過言雖失中予必不罪上下通情太平之基也今日
盡言予懷政院知悉先時持平閔時中獨啓大司憲具祥等不
論政院之失上峻辭折之其後玉堂徽
垣並言上之不能容言
官之過故至是下教諭之
史臣曰人莫難於知過尤莫難於改過過而能改則無損於
光明之復矣今也時中之所啓未為有失而自 上嚴辭以

拒之人懷缺然而旋下溫語以不悔悟之端豈不美哉然猶不以時中之言為是蓋知逆于心之為非而不知反求諸道之為貴也是則上之悔過之言出於勉強而非誠也豈不惜哉

政院回啓曰臣等伏覩傳教之辭不勝感激盡言補過一言實社稷之福也頃日荅閱時中之言似有嚴峻之意不但物情惶懼失望其有妨於言路者亦大矣今者忽念言路之塞旋示悔悟之端凡在見聞孰不聳矚而感發伏願終始此心虛懷聽納樂取諸人以長敢言之氣不勝幸甚傳曰啓意當矣○領議政尚震等率翠露亭入侍諸臣上箋陳謝答曰昨日苑中之事一以欲勸獎文雅一以欲通上下之情使無阻隔也勿謝○以申汝悰為承政院都承旨姜昱為工曹參議成義國為弘文館校理金百鈞為副校理俞泓為兵曹正郎黃三省為弘文館修撰

○日暈

九月己巳朔全羅道臨陂雷

庚午日暈

辛未 上閱武于慕華館將還宮上乘馬行數步許馬忽驚

逸狂奔牽馬之人皆顛仆失轡至數十步許 上體傾側幾咳

宣傳官李潤德捍馬韓俊趙守興等扶抱 上體而下 上駐

于路左命醫官診脉進藥安弦等問安答曰別無傷處耳遂乘

輦由敦義門還宮時事出倉卒上下惶遽迫近露坐而無禁者

○上自 在滯郵時愛馬且曉其良否每行幸好疾驅 ○兩司啓曰

常時御馬不為調習以致驚逸內乘等請下禁府推鞠答曰其

馬常時馴擾而今者偶然驚逸不以下獄只推考再啓從之○

日暈兩珥

壬申 傳于政院曰臣子忠孝臨危可見本月初三日慕華館親

閱還宮時御馬驚逸自上傾側幾墜之際宣傳官李潤德直入

執轡捍馬又扶上體功實非輕超資陞 宣傳官韓俊擁抱上

體而下功亦重焉給加東班從四品陞叙宣傳官趙守興并力

扶抱而下功亦重焉東班正五品陞叙宣傳官李千壽亦為執

轡兼宣傳官崔遠亦并力扶捧上體功亦可賞各熟馬一匹賜給
李潤德韓俊趙守興則後日內乘隨闕注擬事言于兵曹

癸酉以魚李瑄為工曹參議李增榮為僉知中樞府事李潤德為
折衝將軍大護軍韓俊為司僕寺僉正趙守興為工曹正郎○日
微暈夜飛星出鐵鎖星入壘壁星下狀如拳尾長一尺許色赤巽方
艮方電光○平安道平壤龍崗三和大雷雨雹禾穀損傷嘉山雷黃
海道黃州長淵文化松禾雷雨雹鳳山遂安雷

甲戌下書于尚膳丁蕃時蕃等以省親受由下鄉等曰本月初三日慕華館親閱還
宮時御馬驚逸上體驚動事涉非輕以近侍內官不可計限退在急
速上來

乙亥未時太白見於巳地夜流星出參星入天狗星狀如拳尾長
一尺許色白

丙子未時大白見於巳地夜流星出為彙星入坤方天際狀如
拳尾長二尺許色白

丁丑以李彥憬為承政院左副承旨鄭宗榮為吏曹參議

戊寅以及第裴萬期上言傳于政院曰事干亂逆虛實間拿推

明辦事下義禁府上言其略曰逆賊康惟善家財籍沒之時其

奴而案付屬公甫石不勝憤怨因詐其兄鶴隱諱奴婢之狀于

官允鶴與罪人切親等陰謀搆成虛罪縛殺甫石于獄陰嗾吏

卒殺之拿來推問 ○平安道宣川大雷電

已卯三公領府事政府禮曹兵曹備邊司堂上會于議政府以

王妃母卒輟朝當否及倭船現形詳辨捕獲事共議以啓尚震

安珖李浚慶李瑩曹光遠沈光彥柳長全柳智善成世章李英

賢李楨魚李瑄議大王妃父母輟朝與否參考五禮儀及大典

則乃互相發明之義也五禮儀為 王妃父母舉哀儀下註云

與外祖父母舉哀之禮同唯喪服三日而除云既進喪服三日

則不可以喪服臨朝既不臨朝則乃此輟朝也此則不易之定

禮故大典喪葬條只舉宗親大臣應舉哀而無服者啓聞輟朝

也蓋 王妃父母之喪乃應行常事故大典輟朝之條初于別

舉而議者不解其意乃謂為 王妃父母輟朝大典所無云以

情禮言之舉哀重而輟朝輕豈可舉重禮而遺輕典乎議者又

以為 王妃父之卒則依大典輟朝二日何獨於內喪而舉大典所無之禮乎此則乃一時禮官不曾詳考禮文而只據大典因循行之之失也非儀註與大典不同而然也臣等之意一遵先王已定之禮不須更議洪暹尹春年吳謙鄭惟吉慎希復朴忠元議五禮儀舉哀儀有為外祖父母 王妃父母王子及夫人公主翁主內命婦宗戚貴臣舉哀之禮大典輟朝條不言外祖父母 王妃父母於外祖父母 王妃父母之喪既為之服喪五日三日至於率百官服素服舉聲于闕庭則輟朝巷市似不得已然大典輟朝條有為宗親期親王子大功及正從一品小功及正二品文武官至正二品輟朝之文以此見之可知大典與自公主翁主之外無為婦人輟朝之禮也外祖及 王妃父則當論以正一品之例輟朝市外祖母及 王妃母自是婦人似不可以公翁主期親婦人之例並輟朝市矣此外婦人雖內命婦如 先王後宮嬪貴人之列但當有舉哀而無輟朝也但西河府夫人於 成廟為外祖母而特命輟朝市若後世援舉

此例以謂雖 王妃之母亦當依此例則可因一時特命輟之而已遂著為公甲則有異於大由本意而不可必後世之無異議也 上從三公議安珪李浚慶柳辰全議倭奴之出沒海島者本以盜賊為業其間賊情實難辦覈今若使邊將分辦討捕則厭涉風波者托稱遠島避賊畏怯者諉謂往返一朝賊至舉國瓦解是則固難輕議也如漂泊于島嶼束手乞哀者勿殺一人全船捕獲解送本國因諭其輩曰爾等常稱我國濫殺往返之人云若如爾輩窮無所歸未嘗作耗者萬無殺害之理其被殺者乃作賊之徒耳歸諭爾國爾後慎勿來犯我邊更萌不善之念云云如此則彼輩亦必以為前日之被殺者必其肆毒于彼國者也今此生還者乃是無罪而見原也庶幾彈壓賊心而必紓邊境之虞如是而出沒如舊則我乃有辭彼亦無言而服其罪矣尹元衡議近者倭寇中原漂到我國者邊將輒為捕斬議者以為王者體天地生物之仁漂到者不須追之乞降者不須殺之徒聚怨怒且有後患云臣意竊以為不然賊船之漂到諸

島者例缺口糧潛乘小船殺掠兵民財產或潛伏林藪伺我國之
船殺人而奪之變署我國人衣服橫行海邊以肆其毒此則可忍
乎且昨日殺害我民者今日束手乞降則以為不忍加誅而欲施
煦煦之仁是何異宋襄公不擒二毛之舉乎臣竊恐此論雖合於
聖上好生之仁其於軍國大計有所不可洪暹權輿尹春年吳謙
宋麒壽議漂到倭船束手乞命者欲不殺解還則勢有兩難焉若
迫近我境路窮乞憐者似難免戮如有從外洋過去初非指向我
境者則脫或遙見陽為不見而過之亦遠怨全隣好之一策也沈
通源議倭奴之作賊上國漂到我境者若屛還則倭國憑此謝恩
多載商物而來誅求百端則酬答之費不啻鉅萬其為損夫如
過百隻賊船此又不可不慮也如或無已有一說焉若自去兵刃誠
心乞降者給朽船拒送此乃膠舟之意其生亡不關於我也李瑩
曹光遠沈光彥朴忠元議敗船絕島之上窮迫乞降之倭誘以殺
之似甚殘酷焚其船具絕其往來待其自斃猶愈於殺降也沈銓
議倭寇之敗船登陸束手乞降者一切斬殺固所不忍但作賊中

原固難專釋臣之愚意則唐人解送于中原倭人分處于兩界山
郡則終可為我國之民而庶無忍殺之慘矣○未時太白見於
巳地

庚辰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辛巳以吳祥為承政院都承旨姜暹為僉知中樞府事李暨為世
子侍講院說書

壬午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癸未傳于政院曰前於經席之上領相尚力陳勦殺倭人之弊

似合於好生之仁故曾命會議而近見議辭其論不一予更思

之則軍令所當嚴肅少有解弛之漸則邊將便生懶惰之心領

府事尹元之議似合於軍國大計今不可別立新規益長將卒

厭戰之習也但遠海不可窮追處則宜勿追○未時太白見於巳

地

甲申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乙酉日微暈夜月暈

丙戌 上御朝講特進官元繼儉曰頃者御馬驍逸實是僕臣
不謹調習之所致雖重治其罪不足惜也然馬性難制故以人意
比之謂之意馬人心難御故亦有朽索馭六馬之戒毫忽之間危
不可測可不慎哉閱武打圍雖不得已亦當斟酌行之而常存危
懼之心何如 上曰政意當矣然閱武之事以祖宗朝見之今則
罕矣况戎事不可廢也在廣擇馴良之馬善御之而已同知經筵
事尹春年曰 祖宗朝多有良馬而今則無之故前者朝議欲令
赴京通事及使臣各自買馬而來今亦申明前例使之買來如
有好馬擇而進御無妨且馬者禦敵之用亦大有關議者或以買
唐馬為未便若人君玩物則非矣今則內廐無良馬此出於不
得已也領經筵事安珰曰如不得已之事雖或為之似無後世之議
矣頃日御馬奔逸天地神明實皆佑助故 玉體不至墜傷矣然
豈有如此驚愕之事哉羣下之情皆懷罔極未知 玉體若何
今日則康寧視朝慶莫大焉羣臣皆欲進賀矣 上曰軍務之事
不可廢也故頃日閱武而不意馬驍但不至於墜傷豈可以康寧

視朝為賀耶唐馬之買前為之而良者未易得也大抵非欲求善步者但欲得調良者而已

史臣曰經筵之職陳善閉邪以輔養君德則居此地者宜職思其憂以交修不逮可也况歷變之後始御經筵規警之言修省之道豈非格王之先務乎或以陳賀為請或以買馬為言皆欲順上之旨而無及於畏災之事一何經幄之失其職也獨有意馬朽索之戒似有得於格王正事之道不道繼儉之為是言也

○上御書講○禮曹啓曰前日闕武時御馬不馴驚動王體羣情震駭今者已就康寧至御經筵大小臣民孰不歡忭自古國有大慶例皆展賀大臣等先以此意通于本曹蓋亦臣子之情所不能已也請於來十九日行百官進賀之禮傳曰今日朝講左相已啓此意子諭免賀矣羣下之情則禮似當然子意則以此進賀似擾其勿為之○領議政尚震左議政安珰禮曹判書洪暹總判慎希復參議李之信啓曰頃因僕人失御驚動上體

在下之情咸懷罔極今已康寧至於視事一國臣民孰不喜躍
臣等伏想 慈殿始聞 上體驚動其罔極之情何異於下人
之情今既康寧 慈殿喜慰之情亦必與下情無異不但如此
祖宗在天之靈想與 慈殿今日喜悅之情亦無幽明之異揆
之情禮不可不賀癸巳年間 中廟數月不豫平復之後東宮
與政府請行賀禮 中廟不得已從之蓋以臣子喜賀之情不
可不勉從而禮亦不得不爾也今日該曹因衆情啓請申賀而未
蒙允許大小臣僚皆悵缺然臣等所以請賀者不獨羣情不可
終抑禮亦不得不舉也答曰卿等引癸巳之事啓之予意則不
然何必陳賀乎不須為之尚震等三啓從之○未時太白見於
巳地

丁亥百官陳賀○赦諭于大臣等昨日卿等以予驚動後易至
平安為喜懇請陳賀故予既勉從但卿等既引癸巳年例啓之
恩典其亦依癸巳年為之頒赦百官加○日有兩珥

戊子 上御慶會樓下觀射親試儒生

以御題菊秋觀文武射
七言律青衿試池邊

言律令左右製進命試官出題以順昌奏慎頌詩儒生

上問領議政尚震左議政安珰禮曹判書洪暹曰 中宗朝丙

申在後苑取人有前例矣但科舉事目一式年內不得再為別

試此式年內未為別試今日取人何如回啓曰式年後別試有

關於勸獎 上曰今日可取人也文科取幼學柳永吉等十二

人是築也只試嘗以製述或講經或寫字入格受賞賜人等故入以為恩賜科 武科取燕司僕李由義

等四人○黃海道豐川文化瓮津雷成鏡道會寧雷雨雹

已丑 上御勤政殿放文武科別試榜受百官賀是日自曉至

朝天雨不止禮官以沾朕失儀稟之傳曰待晴行禮久拘時限

雨少止 上即出御須臾雨勢復作雷聲微動大風忽起捲殿

內之席 上懼使問于三公曰天且雨盍停乎領議政尚震左

議政安珰回啓曰禮已垂畢請終其儀 上從禮畢遽起入內

傳曰百官冒雨行禮予懷未安雖欲徑停大臣請畢禮故未果

耳○雷夜大雷電傳于政院曰深秋雷聲屢動予心至為未安

政院回啓曰冬節已迫適行大禮之日雷變非常下情亦為未

安自 上恐懼修省何如傳曰啓意至當○京畿廣州雷雨雹大
如大豆黃海道鳳山長淵松禾雷雨雹全羅道龍安雷咸悅雷電
兩雹大如大豆

庚寅領議政尚震等以天變請免答曰予以寡昧叨承丕緒恒懷
戰兢之心而歲荒災慘未有甚於此時非特有愧於當今而已抑
後世以予為何如主也每遇災變惕慮罔措卿等有何燮理乖方
乎宜勿辭三啓不允

史臣曰古之遇災者應天以誠不以文自入秋以後雷動電見之
變不一再而已則正當君臣上下慄慄危懼交相警戒之秋而下
之乞免例為媚悅之言 上之責已徒費謙讓之辭言溢美而
意不誠徒舉其文而實德則病非但不得以解天之怒適足以動
天之威以是為弭災之道不亦遠乎

辛卯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壬辰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癸巳傳于政院曰內侍府尚藥盧益謙前者奉侍 中廟魂殿固

有服任之勞而今以長番內官盡職多年且日者禁中高階之上子

忽傾側此官即趨進扶護不無其功百官加親授事言于吏曹益

乃於漢宗養子性巧黠善逢迎在諸宦中景承恩寵先是以親親

歸辦自 上驚動之後尚不即還 上以內庭近侍之人若聞初三日

之事所當聞命驚惶劃即馳還而托稱老母病重安然退在頓無

敬上之意命憲府推考痛治其後命行公指考既還以頒恩命勿

推至是 有是命

史臣曰 上之於益謙初何其怒之甚而後何其賞之濫耶蓋

刑餘之輩便佞側媚昵侍左右知上之意向而迎合之平日固已結

其歡心一有不悅於已則獻諛取憐無所不至如姜婦之見怒於

夫而垂涕盡態以潛奪人主之心而不悟况其誚責不足以害

前日之寵者乎喜怒不可以不慎賞罰不可以不明或雖威威

而終不罪之或雖罪之而旋即釋之則使家奴何以知雷霆之可

畏 明廟朝待宦大抵多類此而未有如益謙之事者也噫罪

則不加而賞乃隨之其何以折宦侍之橫也 史臣曰益謙有侍奉 先王魂殿之勞則即當賞之何至十 五年之後乃有此命乎且以禁中扶護之功掩臺諫之口而

臺諫果噤嘿不言則今之時事可知已

咸鏡道觀察使丁應斗啓曰端川利城兩境內土田覆沙者過半漂蕩之餘未死遺民流離失所詮聞端川稍有餘穀利城則移粟可救云然此皆一年之計而已至於使民安集不離本土則必別有處置使失所之民預和復生之路然後庶可還集於將散之際矣况自兩邑以北至於六鎮皆由一路出入而端川則又為三水甲山往來之地此兩邑少或不支則六鎮雖或完全將無以相資矣賑救之急如拯溺救焚不可少緩傳曰以此所啓之意今該曹議于大臣速為處置○禮曹啓曰武衛殿使送都舩主平康吉許襲父職事已承傳教考諸本曹謄錄則正德戊寅年有名平鬼德者自稱而羅多羅之子請襲父職其時從其請許授司猛職今者平康吉又請襲職臣等意以謂而羅多羅庚午年在客館自斃庚午年倭亂時而羅多羅在客館畏其被罪自斃其死似非其罪故既許平鬼德襲職足以雪其冤今不可疊施故以不從之意啓之矣而羅多羅之死在庚午年已經五十年曾見平康吉容貌似不滿五十稱

而羅多羅之子不無詐冒今若許襲則恐陷於欺誣敢稟傳曰如

是則不須為也○以李澤性駁雜好弓馬不喜儒雅為全羅道觀察使許曄

州皆曉徑情直為世子侍講院弼善○日微暈未時太白見於

已地

甲午咸鏡道觀察使丁應斗拜辭傳曰本道山崩水溢災變非常

邊事亦為可慮卿其嚴明黜陟勤修邊備務農興學撫御藩胡

盡心救荒○未時太白見於已地

乙未日暈兩珥

丙申日微暈

丁酉以朴應男為吏曹正郎○傳于政院曰親閱打圍拜陵觀稼

時當乘馬而御馬馴逸所關非輕追想前日之事極為寒心祖宗

朝近侍內官不無監掌御馬者故今亦以內侍府尚膳文繼宗尚

茶朴宗同參習馬

史臣曰書云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僕臣之於

君德所係如此其重則其任豈不重哉自閱武馬驚之後信

聽內侍胥動之說特命此二人俾掌其調馬之事是則輕

先王簡後之任起宦寺驕恣之心使僕御之臣俛首聽命於
貂璫之下也他日國家安危之機顧不在茲歟嗚呼宦寺專
擅之漸濫觴於惟新奴婢之事而又委以御馬調習之任則
在耳目之地者固當下正厥事上格君心而今之臺諫不知
國事之輕重如此臣竊痛之

○雨雪雷夜雨雹大如大豆電光○黃海道鳳山雷電雨雹文
化長淵載寧雷

十月戊戌朔百官賀 恭懿王大妃誕日○三公令檢詳啓曰

慶尚全羅清洪道御史呀擬闕軍徵贖雖宥旨前事法司則當
依法徵之但下三道指慶尚全羅清洪今年失農尤甚若依法徵贖則

侵督之害延及二族且已經赦宥請命特減以賜民一分之惠

且下三道災傷徵贖請勿上納于該司輸納失農各官貿設以

為救荒之資各曰啓意當矣如啓○未時太白見於已地

已亥特命內官崔漢亨右承旨李樾奉審 太祖御容于平壤

府傳曰惟我 太祖應運開國奉安 御容于開城府慶州全
州平壤咸興而開城府則每年奉審他處則一不奉審有乖奉
先之意至為未安其往審焉○弘文館副提學姜士尚等上劄
曰伏以近日以來天災地異層見疊出京外聞奏無月無之此已
酷矣而至於閱武旋駕御馬驕逸取士庭賀秋雷幾作上下震
駭聽聞惶怖攷之於古豈有如今日之甚也 殿下每於遇災
之日必下恐懼之教丁寧反覆固非一冊而求諸施措聽納之
際則果皆能盡其實乎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則何足以弭
災乎事涉内需言侵北寺則 殿下少無樂聞之誠必示訑訑
之色豈非未免於偏係而大累於聖德者乎 殿下頃諭政院
至以各盡所懷以補予過為教而如疵政之大者則雖有所論
執而猶不賜俞音以此一事亦可驗 殿下弭災之無其實也
伏願 殿下遇災而盡修省之實受言而恢弗咈之量答曰觀
此劄辭正中予失今年災異固難形言皆予薄德之所致徒切
兢惶而已人君聽言在於事之可否事若可從則豈不樂聞事

名不可則何可聽之哉近日惟新奴婢事似涉於蒙宥以蒙宥之事雖極論不已只空言無益而已若不計頌息而治其不可罪之人頌息之意安在且言侵北寺必示詭詭云內需提調之官非任意為公事之意前既盡諭矣劄論當留意焉○未時太白見於巳地日微暈

辛丑以吳祥為司憲府大司憲高益英為司諫院司諫權信為司

憲府持平李仲虎為司諫院正言皆特命也李夢亮為承政院都承旨

李夢弼為司諫院大司諫許曄為司憲府執義柳承善任呂為掌

令成世寧為持平黃三省為司諫院獻納柳昌門為世子侍講院

弼善來賀為文學○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壬寅領議政尚震左議政安珉右議政李浚慶以災異請免不免

○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癸卯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甲辰 上御書講○未時太白見於巳地夜月微暈

丙午 上親傳 宗廟冬享大祭香祝○諫院啓曰長湍府使

李洪男嗜酒失性刑罰不中號令苛急吏民怨苦隘境救救不

可一日在官請罷從之洪男若冰之子也素以輕薄無行不齒

連坐誅者不可勝數所居忠州一邑為之空虛初若冰之弟

若海與乙巳諸人同被誅若冰又以連姻尹任家繼死於男方

持表服在請所又上變告殺其弟一門○夜雷電京畿仁川雷

電黃海道鳳山雷清洪道新昌雷電虹見河川天安鎮川禮山

木川舒川青陽尼山泰安海美雷平安道龍崗江西三和雷雨

邕平壤安州順安永柔雷電

丁未傳于政院曰初冬將半小雪節近而燁燁電光隱其雷聲

發於今晚予心未安來十二日武衛殿使倭免引見令領相押

宴于禮曹○以朴啓賢為長湍都護府使持命也傳曰親民之

朴啓賢使之張士重為弘文館副校理朴素立為副修撰黃琳

蘇復殘邑為兵曹正郎金億齡為兵曹佐郎○雷京畿揚州雷虹見全羅

道羅州益山靈光臨陂長城雷

戊申未時太白見於已地
已酉傳于政院曰欲揀擇世子嬪中外公卿士大夫女子自七

歲至十一歲令該曹無遺抄啓○未時太白見於巳地夜四方有濁氣

庚戌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辛亥 上御朝夕講○憲府啓曰今者以無御乘可當之馬該司欲於赴京之行買馬而來自前所無之事上國見聞必多駭怪因此惹起事端亦難保其必無一國之大牧場之中何患無可當之馬而遠求於上國乎請令勿買答曰頃於經筵之上有一宰相請買唐馬而前亦或有買來之時故為之困此惹起事端予未能料也不允以啓不允○夜四方有濁氣黃海道平山兩雷電

壬子

上御夜對

癸丑

上御晝講○四方沉霧日暈夜四方有濁氣平安道義

州大雷電雨雹

甲寅

上聽朝啓○諫院啓曰臣等聞頃日經筵之上尹春年

以唐馬買易啓之云為經筵官則當以有關於治道者反覆啓

達真補 聖德反以遠物買來陳啓其不念後弊甚矣請推
考治罪咎曰尹春年偶陳既懷而已欲買良馬固非有意於玩
物有關於軍務有益於內廐春年必有此慮而啓之有何後弊
乎不允久啓不允○平安道宣川兩雷大雷電黃海道長淵雷
乙卯 上視朝膳于 文昭殿夕膳于 延恩殿

丙辰 上御朝講知經筵事洪暹曰中原則一時著述皆印
布而我國則雖名人所作皆賤之不印前朝如李齊賢李穡皆
有文集其後我朝能文之人亦多有集矣世宗朝則不能詳
知而 成宗朝如佔畢齋金宗直深於性理之學非徒文章
精美而已也其集雖印出而外方木板熹微且人家罕傳宜印
布中外 中宗朝如李荇能詩南袞能文姜渾學晚唐其詩最
好此人等著述亦宜印布中外其為人物雖有一時之非議其
著述則可觀可法材華不可棄也請命印出不使泯滅○未
時太白見於已地

丁巳 上御晝夕講

戊午 上御朝講輪對○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巳未 上率百官賀 大王太妃誕日○日上有戴南方有濁氣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庚申弘文館副提學姜士尚等上劄曰伏以人主好尚不可不謹務崇實德則好善有誠而下有所矜式徒取詞華則浮誇相尚而人不知趨向觀感之機深可畏也頃者因經筵官所啓遂下名家遺稿印布之教臣等固知 殿下留心儒雅黼黻文治之義意也然為治之道當審其所尚先本後末與正抑邪使一世昭然知好惡是非之所在有所感發而興起之者此正今日之急務也况褒集其文所當先考其行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如存心義理發為詞藻領袖斯文為一代所尊敬者則不容使泯滅而無傳也如陰謀賊善流毒士林引用兇邪大誤國事妍辭諛語取羨荒朝者雖有雕篆小技而餘無足觀豈可壽梓圖以褒其述作顯其名字使為後人之模範哉所尚一課習俗易遷伏願 殿下先其本而後其末取其善而棄其惡以

補世教以益治道不勝幸甚答曰此事頃於經席大提學啓之
予意以為必有前例而亦不可以人而廢其才華故遂發印布
之言也當與大臣該曹共議處之尚震安珰李浚慶議南袞李
荇姜渾三人詩文實間世才華泯滅可惜然公議如此此乃三
人實錄而萬世之正論也若愛其文章而私印傳布則在所不
禁至於自朝廷收拾遺藁印布中外則似好事體判書洪暹議
臣前於經席啓請印出李荇等三人遺藁者但以此人或詩或
文善於著述使之泯滅可惜故欲印出流布矣侍從劄論至以
趨向觀感之機為言不可強違公論雖不印出無妨矣傳曰勿
印○司諫院大司諫李夢弼等上䟽陳十條其一曰立紀綱其
二曰崇學校其三曰謹天戒其四曰開言路其五曰養士氣其
六曰抑宦寺其七曰明賞罰其八曰擇守令其九曰舉賢良其
十曰勵廉恥答曰予以寡昧叨承丕緒夙夜危懼十有五載而
災變之多風俗之薄未有甚於此時常切兢惶徒自責躬而已
觀此十條䟽辭可謂盡諫君之道矣予雖不敏豈不留念乎○

咸鏡道利城民家黃雌雞自七月始化為赤雄雞尾及項冒羽盡化頭體兩翼時未及化作雄雞鳴聲

辛酉 上御朝講○上御思政殿引見全羅道觀察使李澤鍾城府使韓沃教曰賑恤防禦等事十分盡心為之○上以諫院之疏傳于三公曰昨觀諫院之疏正宜上下留念交修之秋也疏中十條之言正中時弊選任師儒之事則令吏曹申明而擇差守令注擬唯循請囑之事則朝廷共察而痛革求為守令者法司亦宜隨聞而治罪遺逸之士可堪擢用者鄉等與該曹廣求議啓宰相士大夫爭築堤堰冒占伴儻第宅過制徵索列邑之事是雖汎論時弊當今聞之者孰不內愧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務去因循畏憚公論可也濫占數外伴儻自前禁斷而法久不行另加申明第宅過制者令法司糾察○慶尚道義城民家雌雞化為雄

史臣曰天地之間有生之物雌雄牝牡皆分於稟生之初而終不可相化者乃陰陽不易之定理也義城之縣牝雞化為

雄至於冠距鳴雉其為變異極矣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
惟家之索牝雞而晨尚且家道之索矣而况至於化雄而冠
距鳴雉乎當是時 母后當國於內而外戚擅權於外人主
孤立於上而緇流日熾於下陰陽反常妖孽存臻而君臣上
下曾不知懼嗚呼痛哉

壬戌 上受朝參○南方沈霧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癸亥 上聽朝啓○清洪道泰安瑞山恩津大興雷平安道平

壤安州肅川价川雷電兩雹大如榛子

甲子 上名對○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丙寅 上受常參聽朝啓

丁卯 上御思政殿命宰臣等科次儒生製述先是命大提學

宜養四維送試成均館儒生等封入大內又遣使臣奉審于平壤

篇試兩處儒生等封入大內至是命招上問禮曹判書洪暹

然判慎希復曰世子冠禮入學當在來年八九月間日期尚遠

然世子行冠禮入學則前例有別試乎洪暹進曰 仁廟入學

之時 中宗大王適視學故別試兼行之矣大抵王世子入學
行弟子之禮此實盛禮當令四方諸生環橋觀聽也別試不可不
為矣

十一月戊辰朔吏曹啓曰遺逸之士薦用事與大臣同議則以為
不可不廣詢云請令八道觀察使搜訪啓達傳曰如啓
巳巳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辛未 上御朝啓

癸酉 上御夜對

甲戌四方有濁氣全羅道古阜臨波雷

乙亥夜四方有濁氣木星犯羽林星

丙子諫院啓曰當初復設兩宗中外諸刹內願堂稱號已為聖朝
大累然其兩宗所屬寺刹猶有定數住持持音維那之差定亦
有其例而諸宮家各占數外寺刹別為願堂或稱王子或稱公主
翁主儼然成給差帖踏下紅印子僧人之藉此恣行者在在皆是
今性清乃其一而尤甚奸濫者也錦原君吟常與妖僧等昏夜相通

祈佛徵福性清之偽造 慈殿諺書未必不由於吟也吟之邪惡之
狀現出於其奴之招不可謂在家不知請罷其職以警其餘中外
兩宗所屬寺刹外諸官家願堂稱誦持音維那僧人等各其官
因禁推治自今以後一切禁斷答曰錦原君事豈至於罷職乎推考
可也諸官家願堂稱誦持音維那僧一切禁斷事如啓吟罷職事
累啓不允○夜流星出柳星下入稷星上大如拳尾長二三尺許
色白

戊寅以洪曇為司諫院大司諫時曇為都承旨命擬是望而授
之○曇規模狹隘然自處甚約

陳復昌之在弘文館也嘗攘臂論事曰某事可以
如彼曩曰此乃國家事同官豈奴隸而必汝之從乎復昌然

李仲樞為承政院同副承旨柳昌門為弘文館直提學鄭惕性驕

縱精為司憲府持平○夜流星出巳地至良方而滅狀如瓶色

白

己卯夜月暈流星出王良星下入外屏星上狀如鉞色白尾長一

尺許

辛巳日微暈兩珥暈上背色內赤外青夜月暈○黃海道鳳山

載寧平山江陰密雲沁雪半空有聲如放炮隱隱不絕全羅道全
州有女一產二男一女

乙酉以成義國為司憲府掌令張士雷為司諫院獻納黃三省為弘
文館校理

丙戌 上御朝啓○夜四方沈霧

丁亥四方沈霧夜四方有濁氣流星出參星下入南方天際狀如梨
尾長一二尺許色白二更四更有濁氣流星出紫微西垣入北方天際
狀如梨尾長二三尺許色白

戊子日微暈夜巽方乾方如火氣

庚寅三公令舍人啓曰臣等伏聞清洪道兵使疑兩南盜賊因
飢饉羣聚於本道定將措捕事曾已啓聞諸邑皆設盜直南方
飢民將衣服物貨販賣於清洪道者指為盜賊以其物貨拘繫
沒官莊徒不能販鬻資生反陷於盜賊至為哀矜不特此也盜
直處兵使軍官擲奸之際貽弊多端又以不能檢舉推捉色吏
其間人情之物皆責出於村民飢餓之餘橫被侵害行路居民

莫不寬濶如此凶年防盜之事雖不可不備依古人各里自守之法有一里盜殺則次次走報或吹角於相聞之處以達於本邑登時捕捉則雖不拘繫行路之人亦可以防盜請速下諭本道監司兵使使勿致民怨答曰如啓○憲府啓曰忠義衛李忠元前後呈訴于本府其大槩則曾祖廣原君李克墩長子世銓世銓之長子秀蕃身死後秀蕃之子石磷亦未娶身死故克墩妻權氏與世銓妻李氏及其次子世貞等同議以世銓次子秀幹為奉祀呈忠勲府嫡長口傳此即法典內長子無後則次子承重之法也其後秀蕃妻鄭氏以秀幹之弟秀枝之子璘為繼後而克墩妻權氏之死秀蕃妻鄭氏及繼後子李璘皆不為服喪世銓妻李氏之死李璘亦不為服喪者以嫡長已歸於秀幹而璘之繼後則只為秀蕃夫妻奉祀而然也秀幹奉祀之後其子忠元又承襲為嫡長則克墩奉祀已有歸處而其子孫不當有圖奪之計故璘亦不敢爭望喪訟而璘已身死其子知命始為起訟爭嫡禮曹決給予知命闕望云云臣等取禮曹公事而